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

中國農村描寫

——農村村訊選集——

卷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中國農村描寫

——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
上海新知書店出版

中國農村描寫

——農村通訊選集——

實價四角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一日初版

—— 民國廿五年一月十八日再版

編輯者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

愛多亞路重慶路

發行者 新知書店

總經理 生活書店

序

中國的農村經濟破產了，大多數的中國農民正在飢餓、死亡和掙扎之中。

中國的農村問題雖然嚴重到了極點；然而較正確的農村經濟書籍，還是異常缺乏。直到現在，街頭上流行着的，除掉改良主義者的歪曲宣傳之外；所謂科學著作，大多也只是些空泛的理論，和生硬的統計，爲着正確認識現階段的中國農村問題起見，我們必須要用豐富的事實來充實理論，同時要用正確的理論來分析事實。

過去我們曾經編了一本『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想在理論方面多少有點貢獻；現在我們又要來介紹這本小冊子——中國農村描寫，——這裏包含着許多活生生的具體事實，它是研究中國農村問題的極寶貴的參考資料。

這本小冊子所包含着的二十三篇短文，是從最近一年來本會所發表的一百多篇農村通訊中間選出來的最精彩的作品。全書分成五個部份。

第一部份敘述帝國主義勢力如何支配中國農村經濟，都市資本如何侵入農村，和各種改良主義如何到處碰壁；

第二部份敘述中國農村中的生產方式，以及中國農民所受種種半封建的剝削；

第三部份敘述中國農村經濟如何破產，中國農民如何地在死亡中間掙扎；

第四部份敘述中國農村中的幾種副業，以及失業農民如何又從這些副業中間被拋棄到街頭上來；

第五部份敘述幾種最落後的社會制度，及其如何沒落，如何蛻變。

農村通訊既不是走馬看花式的遊記，也不是生硬的統計數字堆砌着的調查報告，它是農村中間最進步的青年，直接地從生活中間體驗到的極深刻的現實問題。因此，農村通訊的實際價值，往往是在一般人的估計之上，這本小冊子的出版，目的不僅是在介紹許多研究資料；同時我們更想鼓勵一般鄉村工作青年，共同來擴大這種通訊工作。

目錄

序.....編者

(一)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農村的一個實例.....李亞夫 (一)

江蘇鹽墾區農村經濟速寫.....陳洪進 (九)

東太湖圍田始末記.....張潛九 (二〇)

浙江貝母合作社的過去與現在.....林風 (三)

農村改進的實際工作中.....楊立人 (三九)

(二)

蕭縣東南鄉的農業生產方式.....盧株守 (四六)

目錄

魯南臨嶧滕三縣的租佃制度……………黃魯珍 (五)

商業資本操縱下的無錫蠶桑……………錢兆熊 (六三)

稅捐重負下的鳳陽農民……………李作周 (六九)

建築在鴉片煙上的涪陵農村……………陳望谷 (七五)

(三)

吳縣東山農村素描……………張潛九 (八〇)

鄉居日記 (河北鉅鹿)……………陳提撕 (八九)

浙江上虞農村衰落的一個縮影……………杜志遠 (九六)

河北平鄉的民變及其社會背景……………趙澤生 (一〇四)

最近蘇州的農民鬧荒風潮……………吳大珉 (一一〇)

(四)

廣西水岩壩礦區的工農生活……………麥法朗 (一二三)

湖南臨武琶溪農民的挖煤概況……………周作傑 (二〇)

廣西鬱林的手工棉織業……………陳業堃 (二九)

(五)

綏遠蒙民的鄉村生活……………龐善守 (二五)

蒙古社會的奴隸制度……………龐善守 (二四)

廣西龍州的土官……………農錫瑞 (二九)

獠民社會的原始生活……………蔣學楷 (二六)

廣西的歌墟……………賈農 (二五)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農村的一個實例

李亞夫

遠在二十年以前，英美烟公司便到山東膠濟鐵路中部一帶開始它的菸草種植事業。據老年的農夫告訴我，開始種植的那一年，大約是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吧，『洋人』先在這裏附近的坊子雇工種植六十畝，作爲試驗；到民國六七年，我們這二十里堡一帶，也都種遍菸草了。最初，我們這一村莊上一百二三十家人家之中，試種菸草的祇有二三家，後來逐漸種開，愈種愈多，到現在差不多十家有八家種菸了。據說，膠濟路上黃旗堡以西，周村以東，近幾年都已或多或少種些菸草。這樣加速度的發展，我們當然不能不感謝英美烟公司的『恩賜。』

種菸是很費人工的，所以有十畝地的中等農戶（這裏是大畝，一畝可以抵三官畝）至多只能種菸二三畝；地最多的富農，種五六畝也已了不得；愈是地少的那些貧苦農家，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農村的一個實例

種菸的比例倒反來得大，有時甚至把零細的農田，完全種上菸，作『孤注一擲。』

穀雨一過，就要把菸種撒下秧田，天天噴水，晚上要把乾草蓋好，早晨揭開。忙中拔麥，那時菸苗已經長好，須澆水。在已經拔掉麥的田裏，先下肥料（豆餅或肥田粉），後將菸苗種入。天天要澆水，三天後就能活。長到二三尺時，更時常需要水分。經過了三個月，到八月間，就可以收穫。收下後，即須用極高的溫度烤，最多不能停留三天。烤好後，再依色澤分等次，方能出賣。因為種菸須有這樣高度的技術，便加重了生產的成本費。沒有本錢的農民，在菸草生產過程中，便不得不投到高利貸者和商業資本家的懷裏。菸苗的培植，大部分的農民固然自己來進行；也有些農民向人家去購買，每畝菸苗的價錢自二元至四元不等。其次，豆餅或肥田粉是少不掉的，每畝普通須十五至二十元。再加上烤菸的煤，每畝支出總要在二三十元上下，人工還不在內。

預備了這樣一筆巨大的本錢來種菸的，除掉地主或富農外，可說是找不到的。在農村中大部分的人家，特別是近幾年來，幾乎都在飢餓線上打滾，已經毫無能力從事農業

上的再生產。可是「種菸」這種生產尙能引誘他們，促使他們走上「投機」之路（農民們都把種菸看作賭博）。而一般肥料商人和煤炭商人便乘機吸他們的血。當農民們要下豆餅或肥田粉而無錢購買的時候，只要有可靠的担保，便能向豆餅行或肥田粉商賒取。需要煤炭的農民，也同樣可以向煤炭行賒取。賒價與現買價之間，自然有驚人的差異。例如，豆餅一片，現買只須五角五分，賒價須七角；煤炭每百斤現買只須八角，賒價須一元。賒欠的時期先後不過六個月，這樣高的利息已超過一般的利率以上。賒餅賒煤也要相當的信用，沒有信用的種菸農民，只得先向高利貸者借了錢再去買餅買煤，利息也高至二分三分。

這些舊式的高利貸和商業資本，在帝國主義支撐之下盡其「觸手」的能事。他們幫助了英美烟公司讓農民生產大量的菸葉，而英美烟公司却不顧農民的血本，壟斷價格，廉價收買農民的菸葉。在二十里堡，有南北兩個公司，廠基二百畝，於民國五六兩年先後開辦，專門收買菸葉，同時在廠裏烤好，裝上火車，運往青島上海，以供英美烟公司捲烟之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農村的一個實例

用。每年十月以後，公司裏的「洋人」都來了。隔了幾天，「開磅」的牌子一掛起來，賣菸的農民便紛紛趕來。前幾年，因為避免擁擠，照公司的規定，須依「炕票」的號數入門。每天規定幾百號，輪不到的便不准進場，輪到而有三次不去的，須將「炕票」取消。「炕票」是按照烤屋發的，沒有烤屋的人家也就沒有「炕票」。這些人家只得向隣家商借，借不到的時候甚至出重價向人家去租，租用一次竟有化二三十元的。近幾年因為華商日商紛紛來山東收買菸葉，而且在價錢上不免互相競爭，於是農民可以自由出賣，不必專賣給「大英公司」一家，所以依照「炕票」號數輪流的制度，最近幾年已經廢止。可是一般種菸的農民，對於「大英公司」的魔力的信仰已經根深蒂固，甯願吃虧，依舊把菸葉往這裏送。所以現在賣菸時節更比往年來得擁擠。有些農民來自幾十里甚至百里以外，在公司門口等待至十多天之久，晚上餐風露雨，甯可把衣被蓋菸葉，使自己的身體挨凍。白天便戰戰兢兢，想早些能擠進門去，把菸葉換到錢。擠傷人的事情，也時有所聞。

既然擠進了門，便把菸葉挨次排好，一任「洋人」（看菸師）看了貨色，定價錢，毫無

還價餘地。菸葉是放在竹筐上的，要是你有一筐不願意賣，其他各筐也就應該趕快退出，不准再賣。所以無論價錢高低，農民只得忍痛脫手。最初種菸的時候，因為要取得農民信仰，所以價錢很好，農民中的確有發財的；可是種菸的人家一增加，菸價便一年年跌落；從前每百磅能賣五六十元的，近年只值二三十元。前年山東種菸面積最大，而菸價最賤，平均每百磅不到十元，甚至有每百磅二元的。農民化了極大的本錢和勞力，連餅錢和煤錢也收不回來，所以因種菸賠本而自殉的慘案，也時常發生。當然，因種菸虧本而『債台高築』或『傾家蕩產』的農民，更是普遍了。

英美烟公司在這裏收買菸葉，除掉主要的幾個洋人總管一切外，完全假手於中國買辦。有一位姓田的買辦，差不多是誰都知道的。他是天津人，據說當初就是幫『洋人』種菸的，後來爲『洋人』所器重，即用他爲買辦，買辦在農民看來，就是『中國賬房』。農民賣掉菸，向中國賬房領錢，在這時農民又加上一層剝削。凡是菸錢不到五元的，只發山東平市官錢局的錢票，不發整洋；因爲兌價的上下，每塊錢總要差一二百文。據說，這就是『中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農村的一個實例

「國賬房」問各職員薪水的來源！買辦的收入自然還不止於此。代「洋人」發錢，照例有百分之一的佣金。每年公司所收菸價及工人工資等支出，大概要在一千萬上下，佣金就有十萬元左右。這位田買辦在前幾年還在農村中放餅放煤，兼營高利貸性的商業，每年從農民身上也能剝削十來萬。現在這位田買辦是膠東數一數二的財主，天津，青島，上海等處都有他經營的工商業。從前鄭士琦在山東做督軍時，曾趁了專車，親自到二十里堡來拜訪這位田買辦，爲的是商量軍費。

英美烟公司在中國，不但有像這一類的買辦爲它們盡忠，政府當局也爲它們効勞。瀋陽縣的公安分局完全駐在公司裏爲它們維持「秩序」和「治安」，每月由公司津貼四百元，收菸的時候再臨時增加。據說，政府還在稅捐方面予英美烟公司以種種便利。一方面，現行的捲菸稅制對於它們特別有利，同時政府方面因爲向它們預借稅款，繳稅時還有一個七折或八扣的優待。

銀行和錢莊自然也爲公司服務。每當菸葉上場時，中國的銀行或錢莊供給公司

以鈔票每天要在十萬上下。中國銀行青島分行差不多經常派了職員駐紮在公司裏，濰縣的錢莊也以此時送鈔票至公司賺一些『脚步錢』爲主要業務之一。近年來，濰縣錢莊雖然受了土布業衰落的影響，倒閉了許多，可是到去年年底爲止，還有三十六家。它們一方面爲帝國主義者直接服務，同時還間接放款給農民，使農民有相當的種菸成本，爲帝國主義者樹立剝削的基礎。

我們從上面的敘述中，至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農民種植菸草以後，帝國主義者自然從農民身上榨取了最大部分的利益，作爲帝國主義者附庸的買辦官僚，銀錢業以及商業高利貸者，也分潤了不少。而菸草的生產者——農民，却得到了絕少的好處，甚至成本都收不回來。』固然，我們也不能忘掉種植菸草的積極作用，例如相當的提高生產力，發展了農村中市場的關係和貨幣的流通作用。可是自然經濟破壞的結果，使農民依賴市場的程度日益加深，生活程度相對提高。近幾年來，英美烟公司受了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把菸葉的價格跌了再跌，將恐慌的重担轉嫁到農民身上。因此，使種菸的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農村的一個實例

中國農村橫寫

農民，走上了慘痛的窒息的道路。這就是帝國主義的「恩賜」！

一九三四年六月於山東濰縣二十里堡。

（中國農村，第一卷，第十一期）

江蘇鹽墾區農村經濟速寫

陳洪進

讀到美國農業發展底歷史，就覺得所謂「遠西」的墾殖運動，在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曾經起過很大的作用。因此，就很想看看中國墾殖區的農村經濟。今年有機會在蘇北鹽墾區走了一趟，看到墾區的實際情形，覺得墾區實在是研究中國農村經濟最好的目標之一。因為在墾區內，可以看到各種各式的經營形態；在耕地方面，耕種了幾個朝代的土地，剛剛開闢成功的土地，正在開闢的土地，以及荒棄在那裏長着肥茂荒草的土地，都是毗連在一起；在這種不同的耕地上，滋長着各種不同的農業經營：數萬畝至二三十萬畝的土地佔有者，和二十畝或不足十畝的經營者；數千畝的雇工經營農場；百分之百收租地主的鹽墾公司，和新興形態的墾殖合作社。此外，還有過偉大的機器，現在却又看到人力代替獸力的艱苦勞動；也看到合作社，也聽到農村放款。

江蘇鹽墾區農村經濟速寫

在這裏，作者并不預備選擇一個特定的地點，做個詳細分析，因為每個地點的農業經營，都只能代表它在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特徵；所以現在是以整個鹽墾區為範圍，給予讀者一個完整的概念，當然這個概念只能是個非常簡略的。

鹽墾區底自然條件和農業技術

鹽墾區是江蘇東部的鹽漬三角洲，因為海岸逐漸向東移動，而長出很多的陸地。有的部份是從前製鹽的鹽場，因為距海日遠，就都變成耕地。墾區總面積，據最近的估計，共達 25,624,500 畝，其中已墾地佔到 17,023,250 畝。它的地區，跨越蘇北的五縣（南通，如皋，東台，鹽城，阜寧）。鹽墾區的耕地，既由海灘變成，第一個必要條件就是需要大規模的水利工程，這種工程有二種作用，一是防禦海潮侵入，二是宜洩農田的積水。因此墾區的農田，在外面都有一層堅固的圍堤，內部必需有縱橫交錯的溝渠，如果直的叫做「壩溝」，「橫的就叫做」橫溝，或「橫渠」。每一塊田，大小都是一律的，它的四週，一定有一「壩

溝」和「橫溝。」這些田塊都是長方形，當地叫做「塊子」；「塊」就是一種通用的面積單位。一「塊」田，普通有 20——60 畝，最通行的是 23 畝。根據最近的估計，大綱墾植公司新墾地 6 萬畝，計有 3 千塊，海堤和河渠的預算經費就佔到 105,161.41 元，然而塊與塊之間的壕溝還不在內呢。這件事實，就說明了這裏產生大地主的原因。照普通的習慣：公司將海堤做好，幹河支渠做好，等到地上生了蘆柴草，就可出租。佃戶租到手後，最低限度，要化費 30 元，做好塊溝；而且隔一兩年就得挑一次。這種棋盤式的農田，根本就不能應用新式的農具，全區以內，耕牛是絕對不用的人力使用鋤與耙，這是全區最基本的勞作。因為表土下面（在一尺左右）還保留着鹽份，所以不但不能冬耕，還必需有縱橫的塊溝，將農田割成細小長方塊，以降低含有鹽份的潛水面。然而塊田却成爲現存土地關係下的「良好」設備。因為每塊田可以作爲地主收租時估租（或稱議租）——即在收穫前，地主派人在田間估量產量以便分租）最適當的大小面積，也恰恰是一家農民維持最低生活的租地面積。因爲那裏的荒地很多，地主們當然不屑去計較這區區的塊溝所

佔的土地面積，又因為過剩的勞動力很多，佃農坑溝的勞動也是不計較的。關於這些條件，所以鹽墾區雖有大規模的土地佔有者，但是農作栽培，却極其原始，而且是不合理的。

鹽墾區是個植棉區，而且是單純作物區域，大部分的地方，沒有冬季作物，極少的地方種植蠶豆，冬麥所佔的面積，小到成爲例外的農作物。在南通縣屬的墾區，有在春季長植苜蓿的，這確是很好的肥料，割下之後就蓋在棉田上，不讓日光直接射在土壤上，可以使鹹份不致上升，同時也做了肥料，棉苗就在這枯爛的苜蓿中生長出來。因為墾區沒有人畜糞肥，這種所謂「蓋草」以及「挑生」（將溝泥挑在農田上）是墾區唯一的肥田方法。蓋苜蓿草也只有很少地域，許多地方則蓋蘆柴，茅草，甚而至於一根草也不蓋，聽隨日光曝曬，雨水浸潤。在沒草蓋的地方，經日光曝曬，就顯出一片白霜，因此棉花也只有聽命運的支配。因為多年長植苜蓿，和絕對不冬耕，所以墾區的棉花害蟲就特別多，形形色色，足夠昆蟲學家製一副極豐富的標本。爲着要供給蓋草用的蘆柴，所以就有大量的草地存在，人們看到這大量的草地，未免覺得可惜，然而草地都是有地主的，草地獲利并不亞

於棉田，可是大部份佃農都買不起草來蓋田。有許多地方（如大賚鹽墾公司）一直向北至華成公司，只有很少的例外）出租的棉田種棉都是很勉強的，田中雖具有坑溝和溝渠等類的設備，然而棉花生長田中，却無異於癩痢頭上的髮毛，每一塊長方形的田塊中，只有一部份長着稀疏的棉花，同時還滋長着只在鹽灘上生長的鹽蒿，也有連鹽蒿都不肯長的不毛之地。這并非荒地而是真正的棉田，而且是出租的。這種棉田，有的在開闢以來，就是這樣；有的從前是很好的棉田，現在退化成這樣的形狀。所以在熟地之內，也有大量的荒地。

這是對於墾區底自然條件和栽培方法的必要的認識。

鹽墾公司底經營方式

現在來觀察墾區的公司經營方式。從前開辦的公司，多半稱某某鹽墾公司，可是鹽的生產多佔很不重要的地位，不過是由製鹽權而獲得墾地權。一直到今日，鹽墾公司最

早的也不過有三十五年的歷史。大戰以前，鹽壘公司還只兩家，大戰時期和戰後數年飛躍發展，一共增加了十八家。一九二〇年後便又衰落下去，到今僅增三家。這種事實是不難說明的，張季直說：『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以紡織根本在棉，謀擴張植棉地，自前督部聞於朝，營壘牧公司於海上。其時一片荒灘，彌亘極望，仰惟蒼天白雲，俯有海潮往來而已。』中國紡織業底發展，直接地影響鹽壘區棉田底發展。壘區的公司，一般的都是合股公司，有股票發行，佔地十萬畝，資本五十萬元，都還算不上是大公司。下面所列六家公司，資本都在一百萬元以上：

公司	資本額(萬元)	實領地面積(萬畝)	已 辦 部 份		未 辦 部 份	
			已辦面積(萬畝)	佔實領地%	未辦地面積(萬畝)	佔實領地%
大 豫	153	31.0	12.7	41.0	18.3	59.0
裕 華	125	22.2	3.9	17.6	18.3	82.4
大 豐	200	90.0	20.0	22.2	70.0	77.8
泰 和	120	17.0	6.8	39.3	11.8	64.7

大綱	120	16.0	3.0	18.8	13.0	81.2
華成	250	75.0	20.0	26.7	55.0	73.3

這個表只可以告訴我們大部份鹽墾公司的規模，然而不足以明瞭它的內容。因此，我們必需指出一般鹽墾公司底特徵。

第一個特徵——公司絕少自己經營（所謂「自墾」）而是將土地出租。地租在公司底收入中，佔着絕大的比重。

七六公司收入項內各種性質所佔之百分數

	地租	自墾收穫	鹽業收入	歸還欠款	其它	(根據該日之年度)
通海縣收	55.40	17.52	0	25.81	1.27	20
大 賽	81.27	3.09	7.41	0	8.23	20
大 豐	92.43	6.17	0	1.28	.12	19
大 站	89.68	10.29	0	0	.68	20

江蘇鹽墾區農村經濟速寫

華成	85.81	0	6.16	7.67	.35	22
大期	59.38	0	0	0	.62	22*
大有營	84.21	9.83	3.55	2.35	0	20

第二個特徵——幾乎沒有一個公司不在它們的定章上規定，墾熟後即行分地。這就是說：股東經過若干年後，荒地墾成熟地，必須按股分地。因此任何公司如果年代長久，必然不復成爲一個公司。例如通海墾牧公司是張季直在一九〇一年手創的最早的公司，現在二堤鄉的土地，由公司租給佃戶的土地僅佔全鄉土地三五·一七%，股東領去土地而出租給佃戶者，佔二五·六九%，股東領去土地有田底田面者三九·一四%。大有晉公司直接租出（即佃戶須直接繳租與公司）的土地，僅佔全部出租地底一九·三七%。阜甯的合德公司，已不稱爲公司，而稱爲「合德業主聯合辦事委員會。」其它公司，沒有一家沒有股東分地。

第三個特徵——「崇劃制」和「議租制」是盛行於墾區的租佃制度。崇劃制是永

佃制底一種，佃戶出頂首種，公司土地，公司不得辭退，佃戶讓田給別人種，來種者需貼『辛力工本』，也就是買田面權。行崇劃制的公司只有田底權，田面權則屬於佃戶。行崇劃制的公司均行議租制，議租制也就是分租制，墾區內沒有一家公司實行錢租。在棉花結實的時分，公司派人至田間估議棉花的產量，按三五（公司）、六五（佃農）分配，公司規定只收『乾白肥淨』的棉花。可是墾區內的租佃制度正在發生變化，主要的趨勢是：崇劃制底廢除，佃農向僱農的轉化，這里是沒有機會詳細講了。

雇工經營和合作社

然而，墾區內并不是完全沒有自墾的經營。在上海銀行管理之下的商記墾團，自墾地二，〇〇〇畝；大祐公司隆祐區自墾地二，〇〇〇畝；五藝堂自墾地三，〇〇〇畝；大資公司董正豐倉自墾地八〇〇畝。這種自墾地都完全雇工耕種的。在形式上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農業經營，可是它的耕作技術却與普通出租土地沒有絲毫的差異。同時，自

墾經營在這里還多半是一種試辦或「均衡」作用的性質。商記墾團的土地是大豐墾公司給上海銀行抵債的土地，上海銀行急於要得現款，所以不惜加以工程，為要證明土地底優良所以先行自墾，然後出售。大豐墾地區的自墾地，也是同樣的性質，自墾之後，再行出租。「均衡」作用的意義是在這里：因為棉花是商品作物，而且天時的影響很大；天時順利，棉價高昂，自墾者獲利大，但是反之却是出租的獲利，非但不担負損失，還可照例收租。困難的是不能預測收穫時的情形，所以最好的辦法是有一部份自墾，有一部份出租。這是墾區有自墾地經營的原因。各公司境內，也有租地雇工經營的，但普遍地是小經營，利用週圍極低廉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的來源一部份是當地的佃農，租地極少，而且是很壞的土地；另一部份是墾區外的耕地不足的農民。這種小規模的雇工經營，完全依賴於租佃制度和土地飢餓而存在。祇要工資增高，或是棉價跌落，它就願意轉租出去。

墾區內有不少的合作社，農民銀行和上海銀行都在那裏放款數十萬元。關於放款問題，比較重要的矛盾，是合作社的佃農情勢，需由地主作承還保證人，否則佃農固然

借不到，而且銀行也不能放。如果到了荒歉的年歲，佃農繳租就不能還債，還債就不能繳租；或是棉價低落，繳租之餘，出售所得貨幣不足償債，那就很難解決了。現在墾區中人士，都在憂慮着這難解的謎結！運銷合作社的目的在待善價而沽，使社員不受農產上市貶價出售的苦痛。可是去年（例如大寶公司）貧窮農家固然爲着急於還債，棉花上場，就忍痛完全出售；但到今年花價跌落，合作社待價而沽的棉花，反較登場時貶價出售，結果兩種人都沒有得着利益。

墾區的問題實在是豐富，值得大家努力研究。可是限於篇幅，祇能在這里供獻一個很簡要的概念。

一九三五，九一。

（中國農村，第一卷，第十二期）

東太湖圍田始末記

張潛九

(一)東太湖的重要性 在江蘇浙江兩省交界的地方，有一個很著名的太湖。據歷來的傳說：太湖是東西長二百里，南北長一百二十里，周圍五百里，面積廣三萬六千頃。湖水是從西南方面天目山一帶流來，再從東面匯三江和東北的白茆，流到海裏。沿湖各處的農田，無論是水大或水小，都靠着太湖來調節水量。爲着水利上佔了優勢，所以這些地方，也就成了一個農產豐富的重要農業區域，就是所謂「太湖流域」了。本來在從前，早已有人說過：「天下財賦，半取之東南，東南之地，要在蘇浙，蘇浙之間，惟太湖可以資吞吐也。」那所說的三江呢，在起初是指的吳淞江、婁江和東江，不過東江是從宋朝以來，就湮沒了，所以現在都把從澱泖到黃浦江的一路，作爲東江。那吳淞江，是從吳江縣的長橋起，經過青浦，嘉定，上海而入黃浦江的。那婁江，是吳縣的鮎魚口向北，流入運河，經過吳縣。

婁門城河，從崑山太倉入海的。這兩條河流，非特是太湖下游的洩水要道，單是經過的地方，就有七百萬畝以上的田，要靠它來灌溉，其關係的重要，是不問可知的。至於吳淞江和婁江起源的一部份的太湖，在吳縣吳江兩地的人民，都是叫她做東太湖。所以從整個太湖來講，那末這東太湖便是太湖洩水的大門，比較起來，就格外見得重要。但是東太湖因為處在太湖的下游，所以就很容易淤積。歷來就有一些沿湖的小土豪，來私墾淺灘，圍佔湖田，但是範圍都還不大。自在二十三年的大旱災後，就有人組織了大公司，來築圍墾田，一下子就把東太湖佔去五分之四以上。甚至於把吳淞江婁江這兩條洩水幹河都築斷了，這豈不是既減少了湖水的容量，又失去了兩路宣洩湖水的要道了嗎？假使逢到大水盛漲的時候，那末沿湖各處，一定要受到湖水泛濫的大災害，而下游沿這兩條河道的農田，雖然在平時，也就要受到無處取水耕田的危險了。

(二)圍墾湖田的過去和現在 東太湖的面積，相傳是東西寬約二十里，跨着吳縣吳江兩縣地方。因為在太湖的下游，所以歷來淤積起來的淺灘漲沙，很是不少，很多的地

方，還生長着蘆柴蒿草。自從民國成立以來，雖有過太湖水利局，太湖水利工程處，太湖水利委員會等機關的設立，但是總因為缺少經費，二十餘年來，就始終沒有盡力的疏導過，祇不過成就了一些書面工作罷了。所以歷年以來，在太湖裏私墾淤灘的，本來就很少，而最早的圍墾時期，還在前清光緒年間，但是大部份都在吳江縣境內。他們私墾的辦法，是很簡單的。先在淺灘上築了圩岸，然後車乾了水，就可以僱工種稻了。不過範圍並不大，總在數十畝至數百畝之間，還有些人，是先去交了官價，領了部照，才來圍墾的。然而這是利息很豐厚的事情；所以後來就有一大批有資本有勢力的人們，組織公司，雇用客民工人，還採用了科學化的築圩岸的方法，來大規模的圍墾湖田了。

去年江蘇省政府在吳縣設立「太湖湖田清理處」來處理這件事。清理辦法是先辦登記，然後征費測丈，准予承領。據江蘇財政廳說：目的是在清理湖田，並不重在征稅。並且又說：省當局在修治水利之中，還體念到人民產權的懸慮，恐怕以前的定價太貴，民力量，或者不足，所以每畝水田稻田，現在只定價四元。待到整理完備之後，呈請登記的，

就很少。到五月十八日止，蘇州早報載清理處統計，湖田數量，已在數萬畝以上了。據吳江縣政府的湖田調查報告，我們可以知道在吳江縣境內有一三三戶，一共圍墾了九五〇〇餘畝湖田。但是在清朝的二十年中，祇不過墾了一七，三六〇畝，而從民國元年至二十年之中，却圍墾了二九，一五〇畝。從戶數到畝數，這先後的兩個二十年，幾乎都增加了一倍。再從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這三年之中，在戶數方面是比較略有增加，而所墾的畝數，却急遽的擴大；這可以知道，大規模的投資圍田，是在這時候開始的。經過了二十三年大旱之後，東太湖淺灘完全顯露出來，這是十分有利於圍田的人；恰巧江蘇省政府又規定了每畝四元的清理辦法。於是在二十四年的六個月間，就圍墾了三七，四三〇畝，差不多佔了吳江全部湖田的十分之四，這真是一個驚人的奇蹟！根據同一調查，我們可以知道，每戶圍田在五〇〇畝以下的，祇不過六八戶，假定這些都是從前所私圍的。但是每戶在五〇〇畝以上，而可以確定是一種投資性質的圍田，倒也有六五戶。而最大的一戶，是在二十四年上圍了四，七〇〇畝；單把這一戶，按每畝四元的官價來論，就

得近二〇、〇〇〇元了；再加上圍岸築圩的工本，至少就要七八萬元。假使說這次大規模的圍墾，竟沒有雄厚的資本和背景，僅是一些客民工人的事，那就更是一個驚人的奇蹟了！這還是吳江一縣的調查（而且還是一個不很正確的調查）；如果再把吳縣加入，那就更可觀了！

（三）圍田公司和沿湖農民的爭執 本來，凡是沿東太湖的田，尤其是吳縣的橫涇左近的田，就都是些上上良田。平時靠着湖水的福，向來不用担心到田裏水的多少，真有些年年豐足的格局。而東太湖裏的魚蝦蘆蒿，甚至於太湖沙之類，在這些農民們，平時就視爲額外的無盡的利源。在先，雖有些沿湖的小土豪，來私墾湖灘，那究竟是小範圍，怕事而又健忘的農民們，只要多隔一些時日，也就不再提起了。但是這一次來了這幾家大公司，一圍就是幾千畝；同時本地的土豪們，又趁火打劫似的大家都起來佔圍，把這二十里寬的東太湖，幾乎即刻要全部圍去了。而那些圍築的大圩岸，又把他們本來進水出水的河港都築斷了，本來好好的沿湖良田，現在都變成了斷水的腹裏田，還有那湖裏的額外

生息也完了。爲着要活命，他們還能不發急嗎？於是橫涇一帶的農民們，就先報告到當地的區公所裏去，到了五月二十五日，情形就鬧得漸見緊張。吳縣吳江兩縣長，就會同呈文省政府，請保持太湖原狀，以免與水爭地。呈文上又說：「……鄉農利害切身，自必出與客民抵抗，釀成械鬥，勢所必然……」而同時圍田公司的經理人趙炳山，也因為橫涇木履村農民，去拆他的圍岸，就具呈吳江縣縣政府說：「……民等圍田工作之人甚衆，見彼等一再拆堤，斷絕生計前途，必與之相抗，雙方抵制，勢必釀成巨禍……」爲着雙方的形勢嚴重，相持不下，於是兩縣政府，便和省方商量到一個「暫制圍築，聽候勘察」的辦法。

但是天下只要有資本有勢力的人，終究是聰明的居多。這些圍田公司，因爲農民們已經鬧起來反對了，又因爲要符合那清理湖田辦法上所說的「墾熟湖田」，所以就趕着連夜一面築圍，一面馬上種秧，以便日後可以朦混過去。但是農民們却格外的不滿意了。於是醞釀到了六月一日，方才由揚子江水利委員會代表，江蘇省建設廳代表，吳縣縣長，吳江縣長，和地方人士，會同入湖，勘察圍田。當時勘得佔圍湖田，大半自吳江縣境內，

南庫橫扇附近起，向西北展築而來，直到吳縣境內的橫涇左近，計自東至西約計十六里，自南至北約計二十里，四周圍成長圩，底寬約三公尺，面寬一公尺，同一條城牆相仿。僱來的客民工人，不下數千，並且樹了許多的旗，上面有「湖心圩」和「關萊」等字。這時候勘察各員，只見東太湖已被佔得變成了一條小港的格式了，於是都覺得「形勢之惡，殆非意料所及」。劉工程師就發表談話說：「今此圍墾，初尙以爲局部之事，經今日查勘之後，見東太湖幾全部被人圍築，所有圍堤，均橫梗水中，太湖之水，與下游盡行隔絕，吳淞江、婁江之來源，亦盡行阻斷，當此農田需水之時，不特濱湖一帶，無法引水，卽向賴二江及其支流以資灌溉者，亦將感缺水之痛苦，統計農田之受損害者，將在數百萬畝。」

(四)公司和工人僱傭的關係 在事態擴大之後，「暫制圍築」當然是不生效力。因爲各公司所僱傭客民工人，非特不肯暫止，反而在連夜的趕築，連夜的種秧。這其間，當然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在公司方面，自然要想把這已經種了秧的田，來朦混墾熟湖田，好去登記承領。在工人方面，因爲公司曾許給他們一種「特殊利益」。這些工人，雖說是由

公司僱來的，但是公司祇給他們食糧糊口，不給工資，到了秋收成熟之後，才把收穫的稻和公司按成分配。同時所築的田，也是分一部份給予僱工。例如築成湖田三畝，工人便可得到一畝，餘下二畝，歸公司所有。所以公司方面雖也允許奉令解散工人，而工人還是不顧一切的連夜趕築，連夜種秧。再則那些公司的圩岸，又規劃得很是科學化，田岸都是一直綫的，田都成長方形，田與田之間，又有小河隔離，以便吞吐湖水，還有涵洞通到外湖。又備有抽水機，好在圩岸外就是太湖，所以無論年成水旱，都無用擔心。在這一批客民工，人有着這樣優異的僱傭條件，又有這種良好的沿湖腴田，他們就肯白白的放棄嗎？

(五)實施拆圍 爲着工人連夜趕築這件事情，也曾經過兩縣政府派遣警隊，去制止過幾次，更引起了幾次和農民們的爭執，幾乎鬧出了流血的慘劇。而黨部方面，和地方上的各法團，又紛紛請求省方，去拆除圩岸。於是到了六月九日，吳縣縣長才奉到省府命令，准予實施拆圍。當時沿橫涇湖邊一帶的農民，連老幼婦女在內，聞風而集的，就有三千五百餘人。他們都自動的拿了農具，備了飯食，去動工拆圍。但是僅僅吳縣境內，大小圩岸，

就有三十多條，所以拆了一天，就改整條拆去爲續段拆斷——就是在圩岸上掘成大小不一的缺口。恰巧這時候又是農忙，又有蝗災，所以到了六月十二日，又只能暫時停止了。更不幸的在吳江縣境內，非但是沒有同時開拆，而且南庫方面的松陵農場，反而仍在進行圍築；百餘名的工人，還在連夜趕做着。有些公司遣散的工人，又留在湖邊，不肯遠去，並且到處擾亂，農村間很不安甯。後來經過地方人士函電呼籲，直到七月八日，吳江縣才用保甲方法，抽調農民去拆圍。吳縣縣長爲着顧念農忙，也在七月十二日，調了保安隊警士，協助農民，去二次開拆。這樣直到了二十四年八月初，才把吳縣境內的大小圍岸，都拆成了城牆一般的大小缺口三百餘個，農民自動加入拆圍的有六千人。吳江縣境內拆了四百六十幾個缺口，調用了一萬三千餘工。現在各圍岸都已浸了水，這樣總共把二十四年二月一日，湖田清理處成立以來，所開的圍田風潮告一段落。但是還有許多縱橫交錯的小圩岸，仍然沒有拆除。

(六)從經濟的立場來研究這一次圍墾的湖田 雖然直到現在，僅僅是拆斷了一

些大圩岸。但是就這一點，已足使整個太湖流域的居民，感受到無窮的福利了。至少那些沿東太湖的農民，已經受到許多的恩惠，雖則他們的生活，仍然是很苦的。再說這些客民工人，如果一無後援，決不敢來如此不顧水利的大規模的圍墾湖田。所以有人投資，富有背景，那是一定無疑的。比如監委楊千里先生，就被人疑爲大股東之一，雖然後來曾經楊先生出而否認（見二四八二，蘇州早報）。不過無論如何，投資者的目的，總是謀利。所以第一，可以先從田價上來研究。目下，就吳縣來說，普通的收租田（田底），每畝約在二十五元至四十五元之間，像沿東太湖的橫涇一帶的田，爲着水利優良，是著名的好田，每畝總在五十元之外。但是現在圍墾湖田，每畝只繳正價四元，據各方的估計，加上圍築工本，各色開支，每畝不過扯到十四五元。從田價上說，比着最好的橫涇田，是只有三與一之比，而所圍的田，又都是絕頂的沿湖的膏腴良田，比着原來著名的橫涇田，還要勝過一籌。所以他們雖許工人以「特殊利益」，還是十分合算的。第二吳江吳縣的租田，一向分爲「田面」與「田底」，農民所有的是田面（即耕種權），地主所有的是田底（即所有權）。地

主因爲只有田底，所以租額較低，對於欠租農民也不能夠爲所欲爲。現在所圍湖田，都是有底有面，而且整整的一大塊，照顧起來，很是便利。這是出了重價去買兩縣原來的田，也是辦不到的。第三，更從市面的不景氣上說，當然，在現在的環境之下，一些投資的人，都有一種難以收回所投資本的危險。銀行要倒，工廠要關，公債，地產，投機，也都不行。有錢的人們，真有些走頭無路之苦。於是聰明的資本家，便來下資本圍墾湖田。所以只要等待官價一出，這一批投機份子，紛紛而來了。

（中國農村，第一卷，第十二期）

浙江貝母合作社之過去與現在

林風

作者於四月間在甯波報上看到一段重要的地方新聞，說綏遠、察哈爾的考察員到浙江來考察農村建設，浙江省建設廳就介紹他們去參觀董江貝母合作社。對於這不遠數千里而來的考察團，省府竟把貝母合作社特爲介紹，可見貝母合作社確是值得我們詳細報告的了。的確，在這個年頭兒，我們要了解中國農村經濟真實的動向，合作社怕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動的因素。因此我們更可從這個貝母合作社的敘述中，窺見農村中其他合作社的一斑。

一 貝母產銷之特殊條件

貝母是中國的國產藥材之一種，形如荸薺，培於土中，過一年能繁殖一二倍。產於四

浙江貝母合作社之過去與現在

川的叫做川貝，產於浙江的叫做浙貝。據最近中央衛生化驗所的報告，其效用可以調節血壓，從治病的經驗上看來，大概對於感冒和氣管支炎是相當靈驗的。浙貝因土壤的性質和栽種製作方法之歷史的關係，獨產於浙江鄞縣的樟村一鄉。在這一鄉裏有二十餘村，共有產戶六千餘，大概平均每家每年可以產出燥貝母百餘斤，（鮮貝母三百斤可製成燥貝母一百斤，掘出三百斤鮮貝母之外，必須留一部份做種子，預備明年再掘，）使用一畝多的土地。樟村的農家，每年除了在蠶絲上收了一點利息以外，就全靠貝母做一年的生計了。樟村從產貝母以來，就有本鄉人的貝母販子。由販子收集各產戶的燥貨，運到甯波各大藥行去賣，再由藥行轉售給外省來採辦藥材的「水客」。在輾轉授受的過程中，自然免不了要受中間人的種種欺騙與剝削。農民無力自主，完全聽從市場供求法則的支配；過去數十年來的貝母價格，常常高低不等。在「運氣好」的年頭，每百斤可賣一百元左右，在倒霉的年頭只賣二十元左右。種種欺騙，得賦的人工和肥料的成本（種子的價錢不算），至少也要二十元。所以在賣得好的年頭，農民們還可歲時飲臘，辦理婚娶；到了

倒霉的年頭，就只有投到高利貸。……在土中的鮮貝母，……價錢賣給高利貸者，這就叫做「作水子」。當然，這和普通農村中所流行的高利貸的各種形式，具有同樣的發展過程的。

二 貝母合作社與前身

貝母的產額既有制限，而且每年的銷路又有一定，自然就很容易引誘富商們來做這筆買賣。跟着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買賣方式也有各種的變異。

在二十五年以前，甯波有個姓湯的富商（樟村人叫他做湯白眼）看中了這筆生意。他想收買樟村所有的貝母；等到收買淨盡以後，就可以對甯波藥商任意抬高價格出賣。這就叫做「吃大」；因為不管價格漲到如何程度，他仍要忍痛收買的。結果爲了自己資本有限，產戶的貯藏數量沒有統計，販子與藥行故抬價格，弄得一敗塗地。

在二十年以前，鎮海富商方椒伯等聯絡樟村就地土紳與販子，組織貝母產戶，開設

浙江貝母合作社之過去與現在

實益貝母公司，也懇懇收買和運銷的價格。可是自由貿易是商品經濟社會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公司的勸價收買，及以強力干涉個人買賣，爲司法所不許，所以也只延長了一年多就夭亡。

隔了幾年又有新花樣出現了。這次是甯波藥商翁仰青拉攏了一批豪紳與販子組織貝母組合所，辦法和實益公司一樣。大概因爲他們和當時孫傳芳部下的什麼參謀團長有些關係，於是勒價收買，硬嚇欺騙，干涉他人的運銷，更來得橫行無忌，煊赫一時。可是同時惹起了各方面嚴重的反對，在國民革命軍到甯波的時候，也宣告了壽終正寢。在關門之後，拖欠下的幾十萬貨款，乃是數千農戶的血汗，所以甯波城裏也曾出現過整萬農民的請願運動，請求官廳追討欠款，聽說結果只討得一點零頭而已！

三 貝母合作社的成立與現狀

最近幾年，大概一方面因爲農村經濟的衰落，農民年年存入不敷出的景況之下，只

希望多種出些貝母，讓貝母的生產時有過剩；另一方面，跟着國幣夜兩幣所排擠的結果，阿司匹靈佔取了貝母的一部份的地盤。所以過量供求懸殊的現象，使貝母的價格，日益下落，於是董江貝母合作社又應運而生了。

貝母合作社是民國二十二年成立的，入社的產戶占總戶數的十分之七八。當然，在合作社成立的初頭，一般農民認合作社是救星，熱烈地擁護着；對於心存破壞合作，私貯運銷的產戶與販子，施用暴力的制止手段，甚至拆屋搗人。經過無數場官司，總算支持了三個年頭。合作社在名義上是辦理運銷，每批借得的貸款，平均分發社員，實際上是等於定價收買。第一年建設廳限定每百斤一百五十元，產戶實收的恐怕只有六十元；第二年只有四十元，還都是分做三四批付清的；因此產戶對於合作社的信仰，一天不如一天了。下面的一則新聞，也可以證明現今農民的如何怨聲載道。

鄉民毀合作社（甯波通信）鄞西董江貝母合作社為辦事便利起見，特於鄞江橋設有分社一所，以理事劉祁尹為主任，周紹文等有鄭等為辦事員。十日下午一時，為社員

浙江貝母合作社之過去與現在

許信貴，私在家做晒貝母，爲該社知悉，時劉祁尹上甬領款，由周邵二人往勸阻，雙方因言詞不合，遽起衝突，當經鄞江橋二分局警士勸息，周邵二人因心有不甘，向二分局驗傷控告，由該局飭警拘捕，遂引起鮑阿華陳讓道許漁鐘等不滿，由劉阿忠朱阿聚立文文德等四人鳴鑼聚衆千餘人，於晚七時，蜂擁向該社進發，時該社主任劉祁尹已回社，見來勢洶湧，偕社中員役從後窗避走，致該社房屋一切器具，搗毀無遺，損失在五千元以上。事後劉等分向法院縣府控告，縣府得報，即派合作指導員葉枚，會同督察員麻起下鄉蒞勘，當經麻督察員捕獲主犯鮑阿華一名，昨已解縣。（五月十四日杭州東南日報）

我們再從另一方面，去看合作社是怎樣在掙扎圖存，下面的一條新聞，也很清晰地告訴我們了。

浙貝母合作社借款四十萬，省建設廳以本省貝母出產，以鄞縣爲最多，上虞餘杭等處，亦有少量出產，每年銷售滬漢，爲數甚鉅，惟產區相率競爭，致生產過剩，爲補救起見，將董江貝母運銷合作社，擴充爲浙江省貝母運銷合作社，統籌管理運銷，以期增加產戶利

益在鄞縣、餘姚、慈谿、奉化、鎮海、象山、上虞及杭市等地設立分社，現向地方銀行商借四十萬元，是項借款，雙方數度磋商，業已於昨日由合作處主任陳仲明、指導員唐巽澤、董江、貝母合作社經理鄭嘉豪等赴杭州地方銀行總行簽字，利率月息一分，定一年償清，對於中國交通壘業等三銀行舊欠，亦商定清償辦法，現各合作社已開始起土做燥，日內先發定洋，雙方訂定契約，建廳昨已訓令第五行政督察專員及各機關縣市知照矣。（五月十日東南日報）

在這個消息披露之前，據作者探得確實消息，地方銀行早已派了一批人，管理了合作社一切收支帳目，同時建設廳派去的合作指導員，已做了合作社的副經理。我們如果再看到下面的一段新聞，那末更會明瞭銀行資本是怎樣在統制着農村經濟，建廳是怎樣利用銀行資本去操縱合作社了！

浙建設廳限期成立全省貝母合作社：建設廳爲本省貝母，年有數百萬之產額，亟應改進，爰經確定將鄞縣董江貝母運銷合作社改爲浙江省貝母運銷合作社……由縣

浙江貝母合作社之運銷與理在

勸導產戶加入合作社，全省貝母由省社定價收買，產戶不得私行售贈或養殖，由縣查明產戶姓名，畝分地址，燥貨約數，嚴禁隱匿浮報，收買價格呈廳核定，并限鄞縣府指導董江社負責設籌備處，於本月擬具章程則呈核。省社成立後，以鄞縣爲主管機關，將來如有盈餘，除償還社中繼承所得之舊欠外，按照燥貨量比例發給社員，如有違背法令，一經查獲，由社將其貝母及種子起掘沒收，股金充公。再由各縣市通飭藥行業商販，不得收買貝母，否則由縣予以處罰，將貨充公。（五月二十二日杭州東南日報）

我們把貝母合作社的現狀敘述完了以後，不願再對牠的前途加以預測，我們知道固有的所謂『選自民間』的理事會監事會的諸位就地土紳，現在只在地方銀行與建設廳的指令之下，盡了『技術』的任務——購眼線，偵查私行銷售，代發貸款等等。而所謂有產權的社員呢，也只有有『統制』的大帽子之下，俯首聽命了。

（東方雜誌，三十二卷，第十四號）

在農村改進的實際工作中

楊立人

我在農村裏面，從事農村改進的實際工作，到現在足足有三年以上的時間了。在過去三年之中，工作上所遭遇到的，除了一串的困難問題和片斷地認識一些農民實際生活的狀況以外，簡直沒有一件可以使我自己告慰的工作。而且，現在我對於農村改進工作的疑問，隨着我服務於農村的愈久而愈增。我們揭發的工作目標是以「農民教育」的力量改進農村，實際上，借着幫助農民和指導農民的招牌，而寄生在農民胸臆之中的，只解決了自己的生活問題，農民何曾得到些微的好處！真是應該被農民唾棄的罪人之一。現在想借中國農村的篇幅，發表我自己的供狀。

(一)富農聯合組織的信用合作 我們的工作計劃中，有指導農民組織合作社的一項。我對於合作社的理論，也早就具有相當信仰的；在客觀上，我們工作的區域之中，入

在農村改進的實際工作中

○%以上的農戶是貧農和離村謀生者，他們常受高利貸的剝削；自然，合作社的需要也很迫切。我們開始先和區內信用較著的人接洽，那些比較有信用的人，全是有地有錢的中農和富農。我們勸了又勸，經過二年纔取得十六個人的同意，而內中有三個人是我們自己的職員。一般需要進合作社的農友，被他們以「信用不孚」的理由被摒絕着。全數股金祇卅三元，其中有一個担任鄉長的和我們三個職員各認五元，一個担任閭長的認二元，其餘各認一元。銀行資本，恐怕借來放出後收不齊而要連累全體社員，於是也被拒絕着。結果由我們職員之中借出一〇〇元，連同股本，放款生息。借款限於社員以外的人，由社員担保，還得用地契抵押，月利一分二厘。手續方面，也經過縣府備案，縣合作指導員的指導。這樣由富農聯合組織的合作社，無地契的貧農固然無從借到款項，即使為社員所歡迎的主顧，在月利一分二厘和限期還款的條件之下，也只能盡其聯合剝削的功能，於農村金融的流通上，究有何種助益呢？

(二)取不到農民信仰的改良種子 介紹農民用改良種子，以增進其生產量，起初，

我們也相信這說法。我們曾一度向金大定了「二十六號」的麥種和向另外一個機關定了「曲玉」稻種，於十九年春秋兩季介紹給區內農友，接受的有五個農戶。但試種的結果，竟出人意外，二十六號麥種中間有一小部分不能發芽，農民猜想的結果，大約因為在火車運輸時受了熱，或者那舊種機關攪入了陳麥種。曲玉種則收穫時期較普通稻種要遲十天，使農友工作上發生困難。還有一個共通之點：兩種種子都需要足量的肥料（實際普通稻麥種多施肥料，收量也會增加。但目前一般農民因無資本，不得不減少肥料或竟不施肥料。）所以介紹改良種子，以期增進農民的生產力，其把握也是很少的。

（三）不能澈底的減租運動 二十年大水，我們工作區域內的農田，約有三分之一全無收成，其餘也只有一半的收成。那農田的田底權，大部在地主手裏，平時年年要繳一大筆的地租。那年冬季，我們就指導農民做減租的運動。那運動的過程是這樣的：召集鄉村改進會大會議決要求免租和減租。寫了呈文，派了代表，由我們引導去見縣長。這方式自然是怪文雅的。剛巧其他處所也在喊着減租，消息傳來，縣長召集各倉廳主人（地主）

在農村改進的實際工作中

會議辦法，決定照向例八折繳納。我們沾沾自喜，引爲唯一的成功。實際結果，全無收成的農田，在地主的租簿上掛了一年欠賬；稍微有收成的農田，照八折價付。地主都住在城裏，間或有一兩個並非鄉紳，但佃戶見了那牆高門寬的威勢，除哀求之外沒有一個敢說聲違拗的。減租運動在我們的領導之下，真是一個裝門面的工作。

(四)毫無辦法的失業問題 在我們區內，青年想就事的，有二十多人，成年而沒有工作的，也有三十多人；就是有工作的人，也只是在僅有的小量土地之上或二三種副業之中掙扎着。我們從事農村改進的人，僅具備著一副宣傳的嘴臉，既不像工業資本家那樣佔有大量生產工具可以吸收多量勞動；更不能有計劃的辦理移民等，以安插這批失業羣衆。我對他們雖抱着十二萬分的同情，然而除束手愁眉以外有何辦法呢？

(五)不值錢的改良蠶繭 我們也曾勸導養蠶的農戶，用改良蠶種。並且由改良場定了大批蠶種轉賣給他們。雖然我們不從中剝削，然而有時候也未必有利於農友。因爲改良蠶種產生在優越的環境之中，農友沒有較優良的設備，抵抗力薄弱而常生蠶病，使

收成減少。有時候秋蠶種子從區外運來，免不了要受太陽的蒸晒，於是收蟻不齊，收成大減。最使我們感到無法應付的，絲市受世界市場的影響而跌價，改良繭買不出錢來。改進農民生計，不是農村單獨所能解決的。

(六)路不是為我們築的 我們在築路運動高漲的情勢之下也指導農民修築村道，放寬路基，鋪上煤屑。款項和人工的籌集，用著挨戶征派的方式。結果這村道是修築起來了；然而多數的農友是怨聲載道。他們反對的理由是放寬路基，耕作面積被奪；鋪上煤屑以後，農忙時赤足不能步行。通人力車嗎？貧窮的農友是無錢坐車的。強制征工，而做那不利於他們自己的事，也不在情理之中。你能說這反對築路的理由不正當麼？

(七)代辦式的改進會 我們指導農友組織了一個鄉村救濟會，那宗旨是使農民參加團體活動，學習地方自治。會中的一切規章，是我們草擬的文書工作，當然由我們包辦，就是開會時主席也始終是我們自己担任。每次開會，到會的人是經過幾次教請而才來的。他們覺得不來，是對不起我們辦事人，並沒有想到地方事件要由他們自己負責。而

在農村改造的實際工作中

且每一議案從引起問題至決定辦法，多半是我們主持人授意。這種代辦式的改進會，農民真會由此習得政治訓練嗎？而且對於農村改進究有何種功效呢？

(八)禁不絕的煙賭 在我們的區域之中，祇有一百二十餘家的一個村莊，有着四家大煙館，一個大茶館，抽煙的有十幾個人；喜歡賭的為數實在不少。我們就利用改進會做禁賭禁煙的運動。不過，煙館老闆因為靠煙生活，而且需要煙館的不但是區內煙民，並供給區外吸客。公安局對煙館每月又收受節規，所以結果軟硬的辦法都不能使煙館關門。賭博在表面上是禁止了，但是歡喜賭的人，到村外去賭；也有關着門在房裏賭的。

(九)糞缸世界中的清潔運動 每年六月十五日和十二月十五日，我們依照政府的規定，辦理清潔運動。講演，遊行，展覽，掃除，樣樣有。但是垃圾是農田的堆肥，糞缸是農家肥料儲藏所。農家前後場地又那麼狹窄；室內常是廚房宿舍，豬欄，肥料，起坐間接連一起。農友也未嘗不願意講清潔，然而在種種事件限制之下，憑你口頭勸導，有什麼辦法呢？

(十)找不到萬能的醫生 我們有一位特約醫生，每天下午來區內做二小時的診

病工作，星期停止。這醫生當然是西醫，起初因爲不必化錢，就診的病人到也不少。但後來漸漸的冷落了。那原因是：醫生只有一位，而什麼病都要來找他，藥物又並不齊備，你無論如何萬能的醫生，也不會應付了。并且農友在心理上相信着中醫，因爲中醫隨時可請，沒有星期，同時，吃中藥也比西藥便宜。固然此種傾向，我們不能表示贊同，然而農村醫藥沒有完善設備時，一二個醫生下鄉，也是無濟於事的。

(十一) 利用糖果的嬰兒比賽 我們舉行過兩次嬰兒比賽，有展覽，有體格檢查，有演講。參加的兒童，由三個月起至六足歲止。每一兒童參加比賽後，給以糖果一包。來的兒童，也因爲有糖果而非常踴躍；少數頑固的母親，平時聽星相者讒話，忌出門，或者忌量身長和秤身重的，也因爲兒童要得糖果而不能不暫時犧牲。不過在此種工作之中，農友最得實惠的，也只是一包糖果。聽過的演講是不生影響的；偶爾的體格檢查，他們也不當一件事情看。展覽會中陳列的衣服食品玩具等，看者未嘗不眼紅，然而經濟限制着他們，只有「望洋興歎」。所以此種工作，模仿一句教育上的術語，簡直可以稱之爲「糖果教育」。

在農村改進的實業工作中

(十二)實在沒有時間來識字。我們每期辦有民衆學校，最初分着成人班，青年班，婦女班，但是出席的人，愈到後來愈少。第二第三次舉辦時，全是些七八歲的小孩子來報名。成年男女，工作從早到晚，沒有一刻停留；晚上是亟於要休息，帶着一身的疲勞，實在也沒有精神來學識字了。起初的幾個月，完全爲看熱鬧而報名，當然無法使之持久的。就是農閒時間，他們也有種菜施肥等工作。農友沒有時間來識字，這是普及教育的巨大障礙。總之，從我們整個的工作上看，具有下面四種特點：

1. 不兌現的計劃。每一學期的開始，有一個工作計劃，那計劃中自然是說得天花亂墜。有時也有時髦的三年計劃或五年計劃，實際上每個計劃都是有始而無終，并且大半是不能兌現的，僅是書面文章而已。

2. 假萬能的身手。民衆教育，自認以改造農村爲目的，以生計，政治，健康，家事，語文，休閒等六項教育，改進農民的整個的生活。辦理這種教育的人，應該是萬能的，什麼都要懂，什麼都要會。實際則全般是空談，只有嘴臉一副。

3. 裝門面的報告 工作的成效如上述，每年一度的報告書洋洋數萬言，常是厚冊。內容則表揚功績的多，記載失敗的少，此種報告書，其功效亦僅於裝點門面而已。

4. 徒勞無功的工作 主要的農村改進事業，如上面列舉的十二項，沒有一件能使農民獲得生活上的幫助。我們在工作上也並非懶惰，是人在聲嘶力竭之中。對農村破產並非不同情，然而祇有熱忱，無正確路線，必然的達不到社會改進的目的。現有的農村改進事業，以成功者而論，也只是給農民一些小恩小惠，而根本上非農民所需要的。有時，我們的工作，會得着相反的效果，農民受不了半封建的剝削，而我們勸他們要守秩序，要努力，要自己掙扎。其實拚命的努力和自己掙扎，只會獲得更有利於剝削者主宰的目的。教育這東西本來一向在支配階級的手中，做麻醉民衆以加甚其剝削的手段。民衆教育也脫不了這樣的窠臼。換句話說，民衆教育只做着粉飾太平的任務，絲毫不利於農民生活的改進。其實，這也是現階段民衆教育必然的現象。

(中國農村，第一卷，第七期)

在農村改進的實際工作

蕭縣東南鄉的農業生產方式

盧株守

在蘇北蕭縣東南和皖宿接壤間，有徐莊、小集子、蔡莊、馮莊、錢莊、華樓、草堂子、段莊、金莊九個村子錯落地分佈着，相互間的距離，最多不過二里。中以徐莊、草堂子二村爲最大，各百餘戶；小集子和馮莊次之，在七八十戶之間；其餘五村，則爲從十餘戶到三十戶的小村。據編保甲時調查，九村總計四八三戶，而耕地面積，計共一〇，三〇〇畝。茲將各階層農戶數，佔有土地數，及其百分比，列表如下：

類別	戶數	百分比	佔有地數	百分比
地主	13	3.1%	3450畝	33.5%
富農	39	8.1%	24,0畝	24.1%
中農	63	13.1%	1900畝	18.4%
貧農及雇農	366	75.7%	2470畝	24.0%

(註)本表村戶分額，係以佔有地畝數爲標準。佔田一〇〇畝以上的爲地主，佔田五〇畝至一〇〇畝的爲富農，佔田二〇畝至五〇畝的爲中農，佔田二〇畝以下的爲貧農及雇農。這種分類標準不很妥當，實際上二〇〇畝以上的富農和一〇〇畝以下的小地主均屬常見，但因未作詳細村戶經濟調查，只能暫用此種籠統的分類標準。

在未談到各類農民的經濟方式以前，先把本地流行的幾種比較特別的生產關係作一簡單解釋：

(一)幫手 種十畝田(或自田或租田)左右的農民，自己餵不起牲口，無力耕種，便要給牲力有餘而人力不足的富農或中農做「幫手」，以自己的人力換取牲力來種田。所以我們可以說「幫手」就是長工的另一形態。僱主和幫手雙方合作，先由一中間人(有的由僱主挽託，有的由「幫手」挽託)說合，待取得雙方同意時，契約便算成功。雙方合作後的義務，在僱主方面是：對於幫手的田地，無論耕、耘、收穫，一切的一切，均由僱主的牲口來幫同工作，和耕作自己的田並無彼此之分。至於幫手種田所需的種子和肥料，由

幫手自備，幫手田裏任何產物，皆屬幫手自有。在幫手方面的義務是：給僱主工作，工作時吃僱主的飯，不取工資。在合作期間，僱主有工則去——有的在耕、耘、收穫時給僱主做田間的工作，有的還兼做僱主家裏零碎的工作——無工則返。合作期無一定，有繼續至數年之久的，有短僅數月的，通常以一年為限。這種制度，在這裏頗為普遍，九村中幫手共有二十六戶，佔總農戶百分之五，貧農百分之八。

(二) 攔具 這裏完全為旱田，耕種拖車，都需要大的牲畜力，所以常以幾隻牲口在一起使用，叫做一具。小農種田既少，餵不起一具的牲口，十分之十是僅僅地養着一匹小牛或小驢。所謂『孤牛不成具』（俗諺），所以他們常聯合餵單牛或單驢的三兩家，合作種田，使牲畜成爲一具——每具多則三隻，少則二隻，裏面總要有一匹牛——共同使用，這就叫做『攔具』。大家互稱爲『具夥計』。『攔具』開始是由大家口頭約定，一到了用牲畜時，就各把各的牲口拉在一起使用，工作回來，仍各自拉回去飼養。重要的農具是大車、耩子——條播器、犁、耙等，差不多都由餵牛的『具夥計』置備，因爲他種的田比較得多。

些。合作要項，是耕、種、收穫三種。耕地耙地時，只是牲口合作，各人仍做各人的工，耕耙誰的地，誰就去使用牲口。播種時需要人數衆多——因為這裏多是條播，搖耩子，趕拖耩的牲口，下基肥等，在在需人的緣故，——所以這時不但牲口合作，就是具夥計也合作起來，而以各人種田的多寡，爲合作出工的標準。至於這時合作人員的飯食，或各吃各家的飯，或輪流供膳，頗不一致。至收穫時的合作，大致和這相同。攔具制度在這裏是異常地普遍，統計九村中攔具的農戶共有百八十四戶，佔總戶數百分之三十八。

(三)工糧 富農種田很多，每到收穫及中耕時，需要巨量的工人。惟恐臨時僱不到短工，大多在春季把糧食借給小農及貧農用。到收穫及中耕時，借用的人，便過去給他做短工，工資和待遇與普通短工一樣。由僱主——即債主——記載工作日期和每日工價，工作完了，雙方面算工錢若干，借用的工糧錢若干——工糧價係照春季市價最高時計算，惟不另外加息——以工錢抵工糧錢，不足時再以勞力償還；有餘則由僱主補清。當債主需人孔亟時，用工糧的人，必須過去給他工作，不得做自己的工，或替別人工作。用工糧

的人數，年有變動，很難確定，以本年度計算，總共共有三十三戶。

其次再講各類農戶的勞動方式：

富農大多雇三兩個長工經營農業，農忙時再雇一些短工。自耕中農，間亦有雇長工，短工或「幫手」以從事於農業經營的。至於小農種田，極為艱苦，所饑的牲口，多是瘦小無力的驢子，農具不完全。往往三數家聯合在一起種田，就是上面所說「備具」、「攔具」期限無一定，如果大家脾氣相合的話，有至數年甚或終身的，不然，感情上一發現裂痕，馬上就可以「散具」，各人另行找各人新的「具夥計」合作。通常慣例，是以種麥後為「攔具」，「散具」的時期。如果連瘦小的驢子都餵不起，那只好給人家當「幫手」。

農業技術，在停滯不進中。機器和肥田粉，在這裏無插足地。新的選種法，不知道使用，且不樂意用，如縣農民教育館刊發的小麥病蟲害預防法，在農民視之，直不啻故紙。肥料除用廐糞外，多購脂麻餅。如餅值太貴，買不着或糧食買不掉時，便把黃豆煮熟或磨碎充作肥料。

傭工在這裏有長工，短工，包工三種；近來長工頗有供不應求之勢，原因是貧農大多嫌長工生活的死板；不若租到三五畝田地，種瓜或大蔴蔬菜，獲利較豐；且有時可以做短工，或做販賣雞子水菓及其他營業，在生活上較為靈活（本處大多數貧農幹這樣生活）。因之工資尙未隨糧價跌落而跌落。工資每年約十數元至四十元，以二十多元的為最多。近來糧價既跌，他們家庭生活，頗足以維持。在僱主待遇方面，也還不錯；一年中除春季外，食品幾全為麥粉；到農忙時，酒菜尤豐。到現在因為穀價跌落，租田耕種太不合算，已打起貧農們幹長工的興趣。還有若干長工租田三四畝，由僱主代出農本，而減低其工資，大都每租種一畝，即折減工銀一元。他與「幫手」不同的地方，就是他長年無間地做僱主的工，吃僱主的飯，且有工資，而所租種的地則較少。

短工有固定和流動的兩種；固定的是貧農在春天青黃不接時，向富農或大農借用糧食，農忙時以勞力償還。在債主需人孔亟時，吃「工糧」的人，不得替別人工作或做自己的工，必須履行其吃「工糧」時的諾言，毫無通融。差不多每個富農，都有好些固定的短

工，到農忙時尤其割麥時不慮雇不到短工了。至其工價和待遇，則和流動性的短工沒有兩樣。流動性的短工是做一天的工，得一天的食，無一定的僱主，誰願意雇他，他便給誰工作。此類工人在割麥時，本地是供不應求的（貧農大都因吃工糧的關係，變成固定性的短工），需要別處人，尤其是山東人來補充。他們一大早便到市上等着主顧來雇。工價是由雙方討價還價協議成功的，其高低須視當日供求的形勢而定。本年割麥時工價高至六角，低至二角，過此則僅一角。如果工人賺得太多，供過於求，遠處來的工人，因為肚子的關係，往往廉價求雇，以致連帶大家的工價降低，因而常發生『罵市』的風潮——這是本地工人對於異地工人的一種威脅行動。

地主經營在這裏很不發達，地主所有土地除留一小部份僱工經營之外，餘均出租，坐收租糧。租佃制度計有二種，分述如下：

地主把自己不種的田，招一個或數個佃戶來耕種，每個佃戶種的地數至多為一頃，少則五六十畝。開始時只需要一個中間人代為口頭約定，並不要訂立什麼契約，走個關

係便成立。牲口和農具皆由佃戶自備，而佃戶的住所及場、園，則由地主供給使用。每次種作物時，所需的種子肥料，皆由雙方平均配者。但在第一次所需的肥料種子以及牲口等，因佃戶多無力購備，每由地主暫代支墊，後由佃戶陸續償還。及作物登場後，食糧和柴薪，也由雙方均分。地主爲防止佃戶偷竊起見，常在佃戶收穫及簞穀時親自或派親屬加以監視。關於賦稅捐款，完全由地主負擔，和佃戶無涉。佃戶對於地主的建築運輸等，負有應負的義務。主佃任何一方如發生不滿意時，主佃關係便可以解除，不過必須在本年度一切作物收穫清楚了以後。

另一種是地主在自己不種田時，挽託鄰人一位或二位代把田地出租。凡是凡想租田的人，便去和地主接洽，議定每畝租糧數若干——普通每畝高田年約麥子三斗大豆三斗，低田只是三斗麥子；但亦視田之肥瘠的程度間有出入——大家把地主出租的地，分開租種，有的租多，有的租少，只要能分完就行了。租定後租戶各在自己租田上任意種植，彼此不相過問，地主亦不得過問。地主在麥、豆每次收穫後，便向各租戶討額定的租糧。

不問年成豐歉，如租戶本年無力納租時，可緩至第二年。地主除向佃戶辭租外，下索取任何的貢物，捐稅也自行繳納；租戶對於地主除納租糧外，也不負任何的義務。租種年限並無一定，地主有隨時收回自種或轉租之權；租戶能隨時繳還不種——不是共同繳還，只是某一戶或兩戶。

租戶在這裏是非常地多，在九村四八三戶中，竟有九七戶；佔總戶數五分之一，較只有三戶的佃戶，是如何地普遍呀！

農產以麥子爲最多，耕種面積要佔總面積百分之七十以上。豆類高粱佔次要的地位。豆類大都在立夏節後播種在麥田裏，栽種面積和產量，都佔秋稼百分之六十。高粱栽種面積，逐漸縮小，由佔耕田百分之三十，縮到百分之二十強。本年任何農產品，都比上年歉收一半；但起先農民仍抱有很大的希望，因爲南方幾省大旱，預料農產品必然要漲價的。數量雖減少，價格的高漲，却足以抵償損失。不料近一個月間，農產品價格尤其是大豆高粱的價格日趨跌落。大豆每石由三元二角，跌至二元四角；高粱每石三元一角，跌至二

元二角；而且無人過問；這真使農民叫苦連天了。

日用必需品却不跌價，形成了農產品和工業品價格的不平衡，農民如要買每斤一千三百文的白糖一斤，必須賣高粱一斗二升才可；要買食鹽一斤，需錢五百六十文，非賣五升大豆不行；要買四元二角左右的棉紗一捆，差不多要賣去二石高粱了。

十一月十二日寄自蕭縣草堂子農校

（中國農村，第一卷，第五期）

魯南臨嶧滕三縣的租佃制度

黃魯珍

臨(臨沂)嶧(嶧縣)滕(滕縣)三縣的農村濟經制度，因為接壤緣故，很多相同。茲述三縣所通行的租佃制度如下：

甲、三縣租佃制度總述：

(一)大佃 佃地在百畝以上三百畝以下，耕牛至少有二三具(碩牛二頭爲一具，羸的不等)，大車一輛，耕具全備，並僱有『大領』(農作時之領工者，也有些大佃自充『大領』的，但須深通農事，農作嫻熟，方夠資格。否則只有年出工資僱『大領』代庖，(大領工資每年至多不過三十五元)肥料完全自備，種籽與地主分出。不爲地主服役，但遇婚喪除外。

(二)小佃 佃地十畝以上二十畝以下，耕牛耕具，胥仰給於『大佃』，然非無條件

的使用。小佃須爲大佃服農役，例如：一戶大佃，名下有四戶小佃，（俗稱小佃爲「打邊推」的）這四戶佃農，聽從大佃或大佃的「大佃」指使，耕耘收穫，都要完了大佃的事，方纔可以來做自己的工作。他們這樣的取得耕畜使用權利，俗稱「以人力換牛力」。也有些小佃在自耕的地主名下充當「打場攏」的。至於肥料種籽，與大佃同，但地主無論何事，小佃均可任其驅使，名爲「出差」。

（三）攪田 這種很不多見，間或有之，攪田者向地主攪來若干佃地，分給佃農耕種，攪田者從中不無微利可圖。也有攪田自種一份，把其餘再行分佃的。

乙、三縣租佃制度分述：

（一）臨沂 『小佃』佔農村中的重要位置，『大佃』很少，『攪田』亦少。這裏每個農村都有很多的小佃，每戶『小佃』至少喂養一頭驢子，或備一輛小車，（俗稱紅車）驢子_{後面}固然用以畜肥拉磨，但最重要的工作，卻是收穫時期「馱莊稼」，因爲很少「大佃」能備載重的大車，唯有每戶小佃各別的用驢馱，用小車推，把田裏的莊稼，運到場上。佃農對於

地主真可以說「敬之畏之」！逢節給地主送節禮，（如中秋端午等節）過年集會在一起，赴地主家叩頭拜年，另外還得備份年禮，多用雞、肉、糖果等物。

（二）嶧縣 「大佃」與「小佃」都很發展，「攪田」很少。每個農村上都有幾頭大佃，「若干」小佃。他們可以說是「相輔而行」，「大佃」需要「小佃」做種的農作，「小佃」需要使用「大佃」的牲畜、車輛，（間有小佃自備驢子、小車）佃農對地主倒不像沂那那樣「敬畏」，不送禮節，過年也給地主「稽首」，但無年禮。

（三）滕縣 「攪佃」少，「小佃」亦比「大佃」為多。不過滕縣的佃農，比臨嶧有一特點，前兩縣的佃農很少自身有「土地」的，（其居住地址亦自地主借來）滕縣則否。無論其為「大佃」「小佃」「攪田」，大多總有「一畝半分」田地，或者自有所住的「破屋幾址」。佃農與地主「均分糧粒」的方式，也有些異乎其它兩縣。其它兩縣，收穫完畢，「主」「佃」平均分配，滕縣卻多採用「估分」方法。每逢田禾成熟，快要收割，佃戶請地主到田間視察一過，估計收成，以定分配數額。例如這塊地地主估計能分一石糧粒，（當然不能

隨便估)佃戶就給地主一石。纔使讓地多出糧粒若干,地主也不過問;少了,佃戶一樣不能少給。所以有些「畸輕畸重」沒有平分來得公平。

《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四號

商業資本操縱下的無錫蠶桑

錢光熊

無錫的蠶桑，在江蘇的農村經濟中是佔着重要的位置，也是無錫農村中的主要副業，但年來天災人禍，加之海外絲市凋落，蠶價抑低，種種不利於農民的事實，相迫而來；因此蠶戶備受虧蝕，對於育蠶種桑那件事，大都存着觀望的態度。雖然無錫農村中重要的職業是耕地，但是地少人多，耕地所得，完去了奇重的賦稅或是地主的田租以外，在豐年也勉強只夠一家人的飯米而已。遭到收成不好的年頭，連飯米都無着落。在前幾年，是蠶絲維持着農民的生活呢。年來農村經濟的崩潰，日益加深；蠶絲失敗，同時又沒有繼續的副業，農民祇得在商業資本操縱之下作最後的掙扎。買幾張改良種，希望賺幾分錢；一方面也免去固有的桑田荒蕪。

五年以前，盛行的是土種，那時絕不聽見有什麼改良種，（農民稱做洋種）後來投

機商人觀察農村一般情形，覺得有利可圖，他們真是無微不至無孔不入的把賺錢的改良種逼迫着農民去買，他同時還使弄他的鬼計，把土種的蠶價特別的壓低，甚至不收，這樣把無錫原有的土種在短短三五年內就被他排擠和消滅了。但是目前整個農村經濟破產，他們的生活，是過了今天，空了明天，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們大多沒有餘錢來買蠶多的蠶種，所以今年無錫的春季蠶汛，育蠶之家，不及上年三分之一。

近幾年間，許多投機商人在無錫辦養蠶合作社，他們非但推銷蠶種，同時還能蠶場蠶價。他們選擇一個中心區域，借一比較寬大的房子，設立養蠶合作社，由廠內或製種場派下指導員，指導養蠶事宜。各農戶受他們的宣傳，紛紛去入社定育。入社的手續：須得老社員二人以上的介紹，且自己有桑葉，而接受指導者。從收蟻起到二眠止，是共有餉。在那個時候，各社員須負責輪流飼育，除沙，以及一切零星工作。桑葉到一定的時候送給，如有桑葉不敷，以及不能準時入社服務等事發生，那裏面的指導員，已替你記入簿子上，將來會在你的繭價中扣去種種花樣。到二眠開葉，即發給各社員拿到自己家裏去養。至末

發之前，指導員給以消毒藥一包，教社員先把蠶室蠶具等消毒，並取消毒費每戶二角。從這時起，指導員在高興的時候，會到各社員家去指導；她們所指導的，一般蠶戶也都知道。無非是要飼蠶了；除沙了，要弄得清潔呀！有時表現出他高貴摩登的態度，好像要說：你們這污穢矮小而且不透氣的房子，怎配我來指導？將來社員的繭子收成好不好，她們是不負責任的。

數年以前，無錫的四鄉桑田特多，近年來因繭價低落的影響，農民多自動剷除，改種五穀及蔬菜，因此全縣桑田大減，和兩年前比較相去很多。所以本年出產桑葉，大有供不應求之勢。在最初的時候，市上葉價祇有五六角，後漲至三元三四角。商業資本的手心，農民是總也跳不出的，他們在鎮上或較大的村上開設桑葉行，使一般農民去上桑葉行，盡人的鉤子。有許多地主往往不願養蠶，專賣桑葉；也有許多農民因勞力不夠而事實上不能養的，那只得出售桑葉。同時，有一部份農民要想在蠶繭上掙幾個錢，桑葉雖少，而硬了頭皮要養。在那時桑葉行的生意來了。蠶多而葉少的人，要上桑葉行去買；不養而多葉的

人要上桑葉行去賣。經過行主的手，定價，那時賣的人向行主拿錢要打一個折扣，結果值一千文，到手祇有八百五十文，（有的地方九百文，但只極少數）主人抽去「佣錢」百分之十五。買的人當時可不付錢拿回葉去，但是要看你平常的信用，主人以為你不行，那非有妥當人作保的話，是休想有一葉可以帶回。到你還錢的時候，一千文要你還一千零五十文或一千一百文；主人又要加你「外佣」百分之五至十。商業資本以八百五十文作本錢，不要十天工夫，變成一千零五十或一千一百文了！那麼爲什麼買賣的人一定要到桑葉行去呢？買的人因爲沒有現錢，祇得去欠；同時賣的人，不放眼，只希望現錢到手。這樣一來，形成商業資本高利貸的剝削。

前幾年鄉間盛行着一種借貸方式，叫「買青葉」，農民舊歷年底需要一筆錢用，只得把自己明年的桑葉預先賣給商業資本家，而得到若干現款。這種交易從表面看，雖是交換，但事實上是高利借貸；因爲在「預賣」的時期，桑葉作價很低，通常僅合市價的百分之六十左右，這裏面是包含着很高的利率。

今年的繭子無論什麼種，都很好，三元多一擔的桑葉好像不是白喫的；一個月的忍餓失眠還算不冤枉。他們雖然比一個月前瘦了許多，可是看着山簇上的繭子，都很快樂高興，眼前時時現出雪白的洋錢。他們在心窩裏常會這樣的盤算：夏衣都在當舖裏，儘可先贖出來；過端陽節也許可以吃一條黃魚。

事實打破了農家的好夢，雪白的繭子不值錢；商業資本又在壟斷繭價，使農民永遠不會出頭。今年無錫春蠶熟了，可是很多很多的農家都增加了債！某農家養了五張「老虎牌」的蠶，又採了十分好的繭子，結果是賣去一塊屋基，這是一個月光景的忍餓熬夜所得到的報酬。

再說商業資本壟斷繭價的事實：在繭市熱鬧的時候，「放空氣」是獲好的法子，什麼時局不安靖了，又要打仗了，市面不行了，要停秤了等等，這許多已夠使農民中他們的鬼計，何況還有其他。例如每天開秤的時間，有意延遲。繭行的門口滿是繭子，可是他們偏不開秤，就是秤也是滿不高興的，故意殺減繭價。農民真是苦惱，先生長先生短的喊啞了嗓

子，博得他一聲喝罵。有時加你一角兩角，那是天大的微倖。農民天一亮就來，肚子餓得無可如何，只好忍氣出賣。假使你賣到的是角子，那你吃虧不少，因為只有小洋（還有什麼水龍捐等雜費要你負擔。）也有許多從早出來，到晚還沒有賣掉，餓了一天，垂頭喪氣的挑着回去。繭行裏面的人，鉄板似的面孔，一些也不會可憐你。他們唯一的宗旨，就是要把繭價壓低。他們看見賣繭子的人擁擠，無疑地就立刻殺價；同時放空氣，說明天的繭價還要不行。看門口繭子少了，即馬上放盤。他們所提高的不過是些零星小戶，到擁擠的時候，立刻拉轉。農民吃了這麼大的虧，只會發牢騷，背地裏罵『天殺的，開了繭行，一定要火燒；那些禮拜飯桶（繭行裏的職員）一定要死在裏面。』農民那裏知道，繭行是保了火險的，老板真希望有那樣的事情發生，他大可以發一筆橫財；裏面的職員，安穩地拿到了幾十塊錢，一個一個的歸家過他們的舒服日子。

還有一種商人，也以繭行的形式收繭，專收合作社員的繭子。收繭時各社員有售繭證，社員採好了繭子，解到繭行裏；你一些也不能作主，由他秤，他就在你的售繭證上面寫

着收到你繭子幾斤，價錢是不知道。他把繭子試驗後，價錢到最後還須跑一趟去結賬拿錢；有時候繭價比普通繭，行裏的繭價還賤。那麼農民爲什麼定要買給他們呢？一方面他們限制社員不得賣與別處，一方面他用騙人的獎勵方法。同時社員怕受普通繭行的白眼，拿了售繭證，省得麻煩，他好壞肯收下來。這樣更使他們操縱的力量加強。

蠶訊良好，本來是蠶戶足以安慰的一件喜事。但是繭價的低落，也開近年來的新紀錄。今年無錫的繭價，改良種優繭最高的不過三十五元，最低則祇有二十元左右；同去年最高四十四元，最低二十五元比較，相去很多。土種尤其不消說了，最高不出二十元，最低祇有十二元，同一九三〇年的最高繭價九十元，去年的三十三元比較，相去天壤。

各蠶戶缺乏桑葉，商業資本操縱桑葉市場，每担漲至三元三四角。因此單單葉本，百斤鮮繭就需五十多元；以與最高繭價三十五元相比，還要相差有十元以上。因此今年蠶戶的虧蝕，成爲普遍的現象。

稅捐重負下的鳳陽農民

李作周

提起『鳳陽』來，大家就會連想到有名的『鳳陽花鼓』。鳳陽的確是一個小地方，雖然有『府』與『縣』兩城，但是比起江南來，還不如一個大鎮熱鬧，尤其是『府城』，除掉幾家靠着縣衙門開設的旅館（打官司的人少，旅館生意就清淡）外，更是冷靜得可憐。在鳳陽的街坊上，現在雖然找不到搯了『花鼓』的唱賣者，可是鳳陽農村中，依舊是『十年九荒』，出賣兒郎的事情，誰能肯定的說不在社會的每一角中進行着呢？

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對於農村的破壞力，更遠非幾百年前可比了。現在鳳陽的農民，那一家不要向市場上去買些商品來，以滿足他們衣食的需要。洋油，洋布，洋糖的銷路，比十年前增加了好幾倍，但是現在已到了一個停滯的狀態。原因是很清楚的：民國二十年時小麥每塊錢八升，去年冬天每塊錢可買二斗四升。糧價這樣低落，叫農民怎樣買得

稅捐重負下的鳳陽農民

起昂貴的生活必需品呢？農民的生活自然會一落千丈。

農民儘管在不景氣的怒潮中站不住腳，但是一班「吸血鬼」却依舊忘不掉他們最後的一滴血。在田賦徵收過程中揩油水最露骨的「櫃書」們，沒有一個農民提起了不想吃他們的肉。鳳陽全縣有「櫃書」七十家，當然是世襲的，他們在縣城裏積成很大的勢力。鳳陽全縣的地畝冊子，自從同治五年報省以來，雖然歷年有升科的，但是只升在「櫃書」的冊子上。所以現在鳳陽縣額征的銀子雖有七萬兩，實際解省的祇有二萬兩。鳳陽連年災荒，至多只有四成收，省府雖有明令減賦，但實際年年實足完糧。大批餘額，自然大部分流入「櫃書」們的荷包中去了。這些「殺人不見血」的「櫃書」們，難道「地方長官」也沒有辦法把他們解決嗎？實在其中自有奧妙。當一個縣長新上任時，照例要宴請地方上的紳士們，以資聯絡，「櫃書」們自然以地方紳士的資格也在被邀之列。縣長說：「兄弟下車伊始，地方財政困難，不得不向地方紳士商借若干，以資挹注。」於是聰明的「櫃書」們，第二天便將一書封雪般白的大洋送進衙門，「地方財政」的難

關，自然暫時就可平安渡過了。

在以前，銀糧都由「櫃書」下鄉去收，農民見了「櫃書」都像見了「官」一樣；他說要多少錢，就給多少錢，自己櫃算不清。「櫃書」收錢後，並不完全給申票，但申票豈却非出不可。申票每張一角，不論你完多少錢，就是完一個制錢的糧，也須一角。從去年起，雖然在縣政府當堂設櫃，一切還是由他們包辦。農民到櫃上去完糧時，櫃書往往避而不見。幾天以後，農民將所有路費用盡，他們纔出來見面。這樣一來，下次農民自然不願再來城，而櫃書們仍可維持他們下鄉徵收的老辦法了。農民中也常有控告櫃書的，但對於他們在政治上鐵鏈般牢固的體系，這種舉動不過使某些農民吃眼前虧而已！

至於縣政府在每元正銀上帶征的築路基金一角，義教特捐一角，積穀二分，和每申票一張帶征的教育農村捐銅元五枚，在農民看來，這筆賬也是「莫名其妙」的。穀已積了六年，年年鬧荒，未聞以積穀散發，穀究竟積在那裏呢？既然徵了築路基金，為什麼築路時還要徵工，甚至被徵的夫子且獨每人帶洋三角，充作丈量員的薪金。為什麼廢土地充公

稅捐重負下的鳳陽農民

了不作價，糧還是要照舊完納。農民，實在是想不明白。至於教育，鳳陽全縣縣立小學不滿十所，普通的小學都由村莊上捐錢維持，「義教特損」是個個農民的「義務」，教育却變成少數人的「權利」。

鳳陽農民的負擔是沒有止境的。除掉田稅以外，還有額外的負擔。駐軍是不管農民的生活如何，更不管其經濟的能力如何，經常地或臨時地向農民徵派柴草和糧食。農民的自己的糧草徵盡了還要出錢爲它購買。去年年底，臨淮關駐軍向四區要柴草三萬斤，送草人的旅費每人二元，而且僅能挑七八十斤。如是計算，除掉三萬斤草白送外，挑夫的旅費就得七百五十餘元。徵派伏役更是常有的事情，而且這種事情往往總是「上頭」來的命令，縣長，區長，以至保長不能不加倍的趕辦。去年省方（一說剿「匪」司令部）曾來要過兩回伏役，第一回每區十名，全縣一百名，第二回每區六十名，全縣六百名，命令一到，縣長令區長，區長令保長，限時限刻，須將伏役送到縣政府，候齊出發。鄉村裏竭度貧困的農民，雖然是餐風飲月，在饑餓線上打滾，可是要靠縣政府的一紙命令，無條件地叫一

個饑餓貧農離鄉背井，走到異鄉去充當佚役，實在還有些不可能。於是保長只得召集村民，籌商妥當辦法；唯一可能的路，只有化債贖買。每一佚子，除給以旅費外，再給安家費十元至十五元，這一筆支出，自然只有在大衆身上攤派。保長在鄉村中選定了佚子，先給以旅費，送到區公所，賢明的區長往往先要來一番選擇。我曾聽得一個區長對幾位送佚子的保長說：

「這個人年齡恐怕嫌太大些，跑出去怎麼做得動工？」

「那個人看上去有病的，在半路退回來怎麼辦呢？」

「前天三區送去三十名，打回票的有二十人之多；這次縣上檢查得很嚴，不容易上選。那兩個還是不送去的好，退回來白化旅費，還得重新送，……你如果不信，反正還是你們自己吃虧。」

縣政府等到各區的佚子送齊，至少要一二個星期，佚子送到總是先後參差。這一筆飯食費的支出，自然也是各區農民來分担。送齊了，還得派保安隊武裝護送，免得在半路

稅捐重負下的鳳陽農民

鬧亂子。(人多品雜，不是可以玩的!)除掉伙子的旅費外，還要加上一筆保安隊的路費，隊中至少有一二個官長，這些官長在路上自然要住旅館，吃好飯，動不動還有額外的化費。護送回來後，這一筆巨大的支出，由保安隊開給縣政府，縣政府分派到各區，各區再分攤到各保，於是保長復照呼保丁按戶去徵收。護送的開支，有時往往大得驚人。據某區長親口告訴我，去年三月間護送一百個伙子到漢口，護送的路費竟用去六百多元。鳳陽的農民儘管一天天的瘦下去，可是這樣重重的負擔，仍絲毫沒有放鬆的可能。在這樣的狀況之下，誰能說『出賣兒郎』之事，能不重見於今日之鳳陽呢？

二四，五，一二。

(中國農村，第一卷，第九期)

建築在鴉片煙上的涪陵農村

陳蓮蓉

提起鴉片，就會令人十分痛心！因為從前的「鴉片戰爭」引起了中國一切的外患。最近美國代表在日內瓦禁煙委員會中宣佈，中國煙七倍於全球其他各國的產額，幾為世界毒物唯一產地；直使我們國人慚憤得無地立足了！

美國代表胡勒說：中國製造毒物的場所，首推四川；單單重慶附近的嗎啡廠，就有二十八處之多的確，四川鴉片產額，真要算全華第一；附近重慶的永川武勝長壽南川涪陵邦都墊江等縣，都是很有名的產煙區，就中最負盛名的，就可算是涪陵了。

涪陵是重慶萬縣間的一個重鎮，地域跨長江南北，縣城在烏江入長江的匯口西面；又是西秀黔彭的出口衝道，與貴州境界接聯。我們曉得，中國產煙的區域，是由南方逐漸推展到北方。涪陵的產煙，也是從黔省侵延而來的。聽講從前黔軍統治涪陵時代，因為那

建築在鴉片煙上的涪陵農村

些官兵們都善吸煙，所以從貴州每年輸來大批煙膏，就此人民也習染了！後四川軍人嗜着煙稅有利可圖，甚至提倡農民種植煙苗，用裕軍費。雖然有所謂寓禁於徵的禁煙機關，但那實際是鴉片公賣的場地；進一步說，是保護種煙的衙門。涪陵地方，是那麽廣大，經政府這樣倡導後，竟成產煙的特區了。

因爲種煙的原故，農民的小春作物，幾乎沒有了。我們在三春佳時，看不到有蝶形的豆花，黃色的菜花；遍野的農田，祇看到美麗的罌粟花朵，真似虞美人一樣地點綴着春光！據政府從前的統計，涪陵年產鴉片二萬三千餘担，在本縣政府與地方機關共同收入的捐稅，有三百餘萬元。若在縣境出售，則又可得千餘萬元的內銷正稅和附加。每担煙可售得四百五十元，所納稅率，已超過煙價的百分之百了。現在做個簡單的煙稅表於下，以供參考（數字以元爲單位，數目係全年總量。）

捐名	款捐	社稅	內銷正稅	內銷附加
全縣捐額	400,000	84,000	4,980,000	4,925,000

上面的表，外銷稅——就是運往漢口一帶所納的捐稅，還不在內，卽此就可見得煙稅數量的驚人。軍政費固然靠它作大量挹注；就是本縣一切事業，也都繼續稅作常金。因爲內銷附加稅裏的名目，有教育、團務、清共以及公會、學校等等。所以也可以說全涪的各色各樣，都是靠着鴉片。鴉片的盛衰，是絕對可以左右涪陵的榮枯。不，還可以影響到軍隊的餉款收入呢！煙的來源，是在農村，涪陵農村裏的農戶，幾乎沒有一家不是以鴉片爲主要農作；所以說涪陵的這個農村經濟，是整個的建築在鴉片煙上，也非過分的誇張！

往年毒物流遍全華，煙價尙還不惡；農民種煙納稅，收支相較，恰能相敷，比較種豆種麥，利益相若；所以農民尙能含辛茹苦，勉力輸將。只要沒有天災人禍的襲擊，農村經濟差能在這半死不活中慢慢沒落，絕無狂烈崩潰的危險。孰料今年南昌行營感於國際清議，發出嚴厲的禁煙詔令，霹靂一聲，全國震撼！浪紋波及涪陵時，煙價突然狂跌了；由四角減至二角，再由二角至一角，當今年煙膏上市時，每兩一角，都無人問津了！就禁煙的觀點看來，這是一件多麼令人愉快的事啊！不過只苦了我們辛苦的農夫，直氣得連天懊傷，欲死

建築在鴉片烟上的涪陵農村

無路了！

原來種煙人民，終年勤勞，貸借羅掘，都是盼望着煙膏上肆，換得貲金，可以還債，可以納稅；若有剩餘，可以續命度活。不料煙價是那樣地狂跌，甚至無人接手。無怪乎今年夏季各地，又嚷着吃『桐葉皮，芭蕉根，構樹葉，蕨莖頭以及麻根豆稗』甚至觀音泥了。在涪一帶，尤有成羣的飢民，到處搶劫糧食，衝破了幾年比較沉靜的農村。這不是筆者過於形容，故意的危言聳聽；祇要看過四川報紙消息的人們，總會知道這是事實吧！

今年下季呢，聽說農民爲了習慣與便於借貸的緣故，仍然是種煙。如果明年依舊是今年一樣地煙價低落的話，那末涪陵的農村，無疑的只有毀滅了！賢明的政府，是怎樣地在設法救濟呢？筆者於九一八的次日，在女校聽得新任縣長王海平氏演說：「本軍照中央禁煙明令，在四川實行五年禁煙計劃，今年已禁絕五十多縣了。涪陵雖仍是種煙區，但絕不再向農民抽稅；預料明年銷路必暢，外運也由公賣處負責銷售；估計煙價是要高漲，種煙農民決定有利，農村經濟是可救藥的！真的！今年政府不再抽稅；明年煙價又可驟

上漲那末涪陵農民，真是「大交鴻運」了！那是多麼的幸福呵！只是目前一般農民，仍是朝夕這樣志忑的懷疑着：

『政府該不至於變相的徵稅，明年煙價總不會再跌吧？』

一九三四，九二五於涪陵中學校

（中國農村，第一卷，第六期）

建築在鴉片烟上的涪陵農村

吳縣東山聚村素描

張潛九

爲着春季掃墓，使我到了這偏僻的鄉村——東山聚村。這村子位在吳縣三都五園的前莊鄉，背後約一里路，就是堯峰山，離前面三四里，就是太湖，西面緊隣着橫涇鎮——一個出產夏布燒酒有名的地方，也就是去年全吳縣中旱荒最重的地方。村上有着十多家人家，其間也沒有大貧大富的區別，都是些種租田的，也有種幾畝自田的半自耕農。這些農民，平常是忠厚善良的過着與世無爭的生活；然而近幾年來，都窮困得在死亡線上掙扎；比我在三年前所見的情形更壞了。當我出了胥門，踏上了航船的當兒，第一先看到了那船上的枯灰的船篷。三年之前，我記得那是桐油抹得光光亮亮的啊！船艙裏，只坐着三四個面容憔悴的老農。船開了，因爲我的閑話，引起了搖船人不盡的牢騷。他說：「因爲種田人沒有錢上城，而城裏人又少得下鄉去，所以我的船艙，有時竟常搖空趙。去年，路過

白楊灣，又被強盜搶過了兩次收賬客人，所以僅有的一點生意，也攔了客人膽小，而被小輪船搶去了。在強盜搶過之後，我也曾報過官廳的，但是白楊灣裏的水，依舊是白茫茫的，強盜那裏捉得到。然而那每年三節，每節半元的不給收條的捐錢，卻還是徵收着。」春風飄飄，搖船人的嘆氣被吹散了。

船搖了三個鐘頭，就到了前莊鎮上。上岸就是一家茶館，跛足的桌子，烏黑的水壺，還是照舊；吃茶的人是沒有從前擠了。本來，春天農閑的時候，種田人唯一的消遣是吃茶；然而現在是少了，茶館裏打小麻將的人，更是沒有了。我照例的也要泡一壺茶，休息一會，那茶館老闆同我似曾相識的招呼着。從他的嘴裏，我又知道，並不是公安局禁賭，也不是鄉下人戒賭，而是大家比從前窮了，不來賭了，所以他的營業，也跟着失敗了。

坐了一刻我就向東山聚村走去，田裏的菜花是黃的，豆花又像小小的蝴蝶，小麥也有一尺多長了。這一切，都是生氣勃勃地蓋遍了這大地，我走着走着，不久就進了這村子。我家的坟客，姓蔣，是一個二十九歲的女人，扁平的臉，扁平的鼻子，枯黃的皮色，已像

一個四十歲左右的人。牠有一個女兒，只有六歲，穿着一條布一片布縫起來的小棉襖，鼻涕拖得長長的，和同樣的幾個孩子，在門口泥地上打滾。這女人當然也有丈夫，也有婆婆。但是去年大旱荒，因為他們種三十畝田，而只養一條黃牛，所以不能不竭力車水，太陽底下要車水，月亮底下也要去車水。一面擔憂着以後的食糧，一面又愁着年底的租米。過分的憂急，過分的辛勞，竟吞去了這母子二人！當時因為料理喪事，只得賣掉了那條牛和幾畝自田，又退去了許多租田，現在就只有四畝租田了。那二口薄皮棺材，至今還擱在山脚下。所以那女人一同我談到家常，她就忍不住的哭了起來。同時，左近的鄰人，也走來了，見了我這三年未到的客人，面上都顯示着一些歡悅，但是不久這歡悅也就消滅了。

過後，我就去掃墓，三年之間，卻沒有新的坟墓做起來。這明明地在說城裏人也窮了，並不是不死人，而是做不起坟。都市的金錢，又少了一部份流到鄉村裏來，鄉下人因此又少了一項進益，有山地的人都在嘆氣。

晚間，我在走過了整個村子之後，就同一些相識的農人閑談着。他們都說：「年成是

不好，譬如前二年，有些收成，可是賣不起錢。去年呢，雖然糙米有十元左右一石的價錢，可惜又是顆粒無收的大荒年。田價是賤了，每畝只值三四十元，從前卻值一百二三十元。租田呢，租米是還不起。城裏業主，雖然去年的收租折價，定了每石九元八角，但是總還兇得有個限制。鄉下業主，卻一絲不讓的，還要用了不知加幾的斛子，來揀上好的米斛去。種着城裏業主的租田，種田人還有田面（即耕種權）可以做主，而鄉下業主所有的，往往是連田面田底（即所有權）的花利田，租額也就格外的大，每畝總在一石五六斗之間。城裏業主即使欠了他的租米，至多是一個到田租處分所裏去押追的罪名，但是還可以想法借了債或賣了牛去料理。鄉下業主呢，欠了他們的租米，就要立時換一個佃戶。種田人在當初，弄到一塊田，是何等的煩難？既要出租，又要出押租，又要酬勞中人，地保。況且命運註定是弄泥塊的，總得弄泥塊。還有過了今年看開年的無盡的希望在後面，我們就肯輕易的放棄了田嗎？所以我們還是要想法去還租米，而儘先要還鄉下業主的租米。」

他們又說到去年的收成，每畝至多不過收一石多些。而十分之七八的田，是沒有種

秧。雖然靠在大湖邊，大湖的水早已乾了，湖邊裂縫，有一尺多深，那裏還有水呢？大家就勉強的向小浜裏車水，當然水是不多，於是牛也穿起了草鞋，人的脚底上都起了泡，精赤的背脊，曬得至今還在脫皮。幸而不久，可以收稻了，但那一些僅存的稻子，因為水太少，又不經磨，磨出來的糙米，都是碎粉，當然是賣不起價錢了。但是租米（折租）總是要還的，豆餅賬總也要還的，只好忍着傷心，寫「吐退」，把租田退還業主。他們料想明年實在沒有本錢再種田。自田呢，寫活契，做押款，再不行就只好賣了。更無法想時，只得再賣牛，做乏了的牛是瘦的，賣也沒人對，一條買進來七八十元的黃牛，現在只賣了二十多元。總之，去年的一年，鄉下人是苦透了，窮透了，許多平常可以敷衍的人家，現在都空了，都完了。往年村前樹上，掛着的鹹肉、鹹雞，今年沒有了。往年家裏的米，是吃到新米出場還吃不完，現在恐怕小熟登場就要糶米吃了。所以他們上半年的生命，就只好希望着往年視為不足輕重的一熟春花身上。因為連年繭子賣不起錢，所以他們不想在蠶身上發財，已把桑樹翻掉。他們就只有這春熟的一點希望。

但是這村子裏，雖然苦，究竟還有一點粥可以吃。過去不多路，有些屬於橫涇的鄉村裏，那是荒得連今年的「稻種穀」都沒有！人呢，只吃些煮爛的豆餅和草根！這村子裏的人，說到這些事，他們又似乎有些笑意，有些幽默似的。這決不是幸災樂禍，不過是私自欣慰着他們還沒有苦到那步田地！於是，他們不怨天，也不尤人，他們自以為還總算是苦命人中間沒有苦絕的人！

這村子裏的人，當然也有一些副業。養蠶是早已失望了。男的大概是山上去弄一點茅柴，而茅柴的市價，每擔只值二三角錢，真是不夠吃水的價錢。他們或者更到太湖裏去弄一些蒿草，可是太湖水乾，蒿草也少了。女的因為隣鎮橫涇，是個出產夏布的地方，所以歷來以「績繼」為專門事業，大約普通手段，每天可績二兩。條紋細而潔白的，每兩可賣得三百文。但是苧麻是他們自己備的，每大洋一元，只買十八兩，照現在兌價，每元兌三千文左右，每兩本錢要合一百七十文，還要廢棄一些不能用的枯藤皮，辦以每織一兩，只能淨多一百一二十文。那些鄉下女人，每天勤勤懇懇，除了煮飯、打柴、弄孩子之外，要做到深

夜，也不過賺得二百文光景，這真不夠城裏的小姐們吃幾顆糖呢！但是，就這樣，夏布行裏還是不顧多收。因為根本上橫溼夏布，又是一項時代落伍的貨色，現在一些時髦人，在大熱天，就是比較精細的江西萬載夏布，都久已不穿了。還有誰來穿橫溼夏布呢？它唯一的銷路是用來做帳子，現在又被珠羅紗和薄洋紗搶去。從前橫溼的夏布行，每年可以做一二十萬生意，現在只做了三分之一，牠們的自身，也在日暮窮途地徬徨着，又那裏能有餘力，來顧到這農村副業的「續繼」？

在我們閑談而說到了太湖的當兒，又有一個老農，告訴我一些關於太湖的事。他說：「好像城裏，有一些專門管太湖的官，然而我現在鬍子已經花白了，從未看見他們來開過湖。所以當去年大旱時期，只好眼看着湖水向湖心裏退下去。本來湖裏的蒿草魚蝦，都是我們的生息，然而現在湖水一天乾似一灘，這些東西也少了。不過，圍墾湖田的，却格外的多起來，尤其在南太湖的一帶——太湖也瘦了！這豈是想得到的嗎？」於是我想，本來古人治水，是「不得與水爭利」；那知今人理財，卻「專重放墾湖田」，這不是根本的翻

過來了嗎？

此外，又有人說到了完糧的事，當然留心一點時事的人，也早就知道我們吳縣的田賦，有幾多種的附加稅。但是黑字白紙，加上紅紅的官印，種田人又懂得什麼？他們只曉得糧又加了，今年要合一元四五角一畝，外加製造相公的「出鄉」錢——即田賦通知單送達費。城裏業主，每畝田只出銅元一枚——每畝三五角不等，大概一畝自田，總得花上二塊大洋吧。糧也完不起，種田人還有路嗎？他們既盡了納稅的義務，他們享有的權利是什麼呢？學校是有的，不過他們沒有錢，不能進去，並且小孩在家裏，也可以做做看牛拔草等另碎事體。公安局也有的，但是除了爲業主討租米，從不會從鎮上到這村裏來。不是田賦上有帶收的水利費嗎？然而太湖是小了，淤了！不是又是帶徵農民銀行的基金的嗎？而他們出了三四分月息，還得把田去抵押，才能向業主或放債的，去借到錢。他們所享到的權利，在我所看得見的，不過最近在門上，釘一塊「保甲牌」吧了！

這保甲，又是一件使他們驚心動魄的事。他們雖然苦，然而求生的慾望還存在，所以

不願去死。他們怕辦了保甲與團練，要抽人去當兵，或者要抽人頭捐，這實在可憐極了！

經過這一晚毫無頭緒的閑談，我睡到稻柴舖上，又不免想到這些忠厚懦弱而又勤懇的農民。本來，凡是使他們窮苦、愚鈍、飢餓、破產，甚至於死亡的種種病根，是早已降臨到他們頭上的。不過他們的感覺遲鈍，他們的生活又是極簡單，所以一輩子苦苦惱惱，省吃儉用，終於是把日子一天一天的挨了過去。但是這好比人身上害了一個大毒瘡，一天一天在化膿，而不幸去年的大旱荒卻宛如開了一刀，於是這個本源久遠的病夫，便不能再支持了。『雖有良醫，亦難速愈，』這不是『救濟農村』雖然喊得震天響，而農村還是如故的絕妙譬喻嗎？更何況有些醫生，還終於不過口頭上喊喊而已呢！

鄉居日記

(二十四年舊曆)

陳提新

——河北鉅鹿縣某村錄——

角票世界 七月一日：因為天旱，人們都沒有事兒，圈在家裏悶坐，臉上都顯出悲哀的暗影。早飯後我到雜貨店裏去買些東西，店夥卻用「×角票」、「×分票」來算帳。他們對別的顧主也是用「角票」做單位，我很覺得奇怪。記得在五年前，鄉民還沿用「十文」和「二十文」的銅元，買賣都是用銅元來做單位。爲什麼四五年的工夫就把舊習慣打破無餘呢？原來近來銅元已在急速減少（原因不明），市場周轉不靈，商家遂乘機印發角票。起初只有資本大些的商家發，後來小商家看到發角票有利可圖，也羣起仿效。到現在可以說是角票的全盛時代了。有五百元資本的糧局，可出一千元的角票，連有二百餘元資本的饅頭房，也要出五百元的角票。我村有四百人家，在這交通不便的縣裏可以

說是個小鎮市了，所以有商店（飯館，雜貨店，糧店，饅頭房）二十六家，其中十三家有角票，共計八九千元。還有一家地主，沒有幹什麼買賣，可是他很有錢，盤剝重利，是他一大收入。現在人民很窮，用現金放款他覺得不保險，於是就放出了很多很多的角票，（別人不知精確的數目，）收到很多的利息，方法真可說是巧妙極了。

雨落種子貴 七月十日：這幾天太忙了，因為天公好容易下了些雨，現在已有了下種的機會。我家因為農具不完全，要等人家正午休的時候，才能借人家的農具去耕作。響午的太陽火似的燒着，豆大的汗珠不斷的滾下來。幸虧我家沒有多少地，不然，定要病倒的。找種籽也夠費勁的了。成熟期較長的禾稼不敢種，因為時期已很晚，到下霜的時候一定不能夠成熟。成熟期較短的禾稼，雖然能夠收穫一些，但這類種籽非常難找。我一連跑上十餘家的大門，都以「沒有」被拒絕了。父親急壞了，沒了法子，只有到糧局去買。可是太貴了；「晚穀種」二角五分一升，比平常貴二倍還多呢！那夥計也太可惡，擺着大架子說道：「願買就買，就是這個價錢；不買就拉倒。」你看氣人不氣人！可是，我不敢發硬，只

得忍氣吞聲的給他五角大洋買了二升，因為買的人多着呢！

雖然買了貴種籽，父親也沒有說什麼；看來倒很高興。

老牛換不得 七月十一日：我家那隻黃牛老了，拉車很費力氣。我對父親說：「這牛太老了，倘若死在裏邊，豈不危險，不如把它賣掉重換一個吧。」

「我何嘗不這樣想，只是現在買賣牲口稅太重了，納稅也納不起。倘若一買一賣，半個牛錢就給納稅納掉了。春天每元還只出二分稅和三分佣（經紀）從四月舊曆）初就改了：每元出稅六分，佣錢還是三分，合起來是九分。咱這個老牛，現在可賣三十塊錢，得出稅佣二元七角，如果再花三十塊錢買一個，還得出稅佣二元七角。這樣，換一下不要緊，五元四角錢從那裏出呢？」

可不是呢！過日子真不容易，處處得打算到。但我不明白：現在爲什麼還增稅呢！

短工像泥草 七月十五日：因爲唱戲，熱鬧了幾天，做活的人很少。現在田裏的小苗已有二寸高，正是中耕的時候了。我家沒有幾畝田，用不着僱人去鋤，我和父親兩天就鋤

完了。聽說外鄉人來的很多，「上市」（每天早晨，受僱者荷鋤在街上等候僱主，俗稱爲「上市」）的人很擁擠；都是苦着臉皮等候僱主的到來。田地多的富農也只有僱這種「短工」來替他們勞動。可是，這些富農們都是些聰明的傢伙，看見「短工」多了，他們是不肯出高價的；又因「短工」爲求受僱起見，多自行減低工價以競賣自己的勞動力。結果，在炎熱的陽光下鋤一天地，累得精疲力盡，只得銅元十大枚！

我們這裏的鄉俗，僱主得供給「短工」飯吃。可是，聰明的富農們爲求節省起見，把食物故意不蒸熟，使人難得嚥下，這樣吃的自然就少得多了。我村高富翁最愛使這一套。「短工」勞苦了一天，又吃不飽肚子，其痛苦不言可知。但也不敢發出怨言，只有在背後悄悄的罵；如果被僱主知道了，解僱又是當然的事，十大枚的工作也不容易找到呀！

大鹽攤派 七月十九日：晚飯後在門口坐着納涼，村長也坐在那裏預測年景的好壞。他說：「現在人們都忙着鋤地，城裏又叫拉大鹽（卽官鹽）去，誰有空呢？」

「幹什麼拉大鹽？」

「你還不知道嗎？早就不能吃硝鹽了；必須買大鹽吃。城裏官鹽店按村派發，咱們村裏每月派三百斤，月底必須運來；不然，也得出錢。每八斤大洋一元，咱們村裏每月要出大洋三十七元五角。這年頭真要命！」

「派到村子里怎麼辦呢？」

「也只得按城裏的辦法，硬賣給各家，不要也不成，反正得出錢。有些傻瓜頭，上次買下的鹽捨不得吃，以為下次可以不買，豈知不買也得出錢呢？」

「怎樣派法？按田地多少派呢？還是按人口多少攤派？」

「當然是按人口多少攤派，這樣都不吃虧。」哼！都不吃虧！家有三百多畝田，此外還開來雜貨舖，糧店。家里算着僕人一共八個人，四個人在外做事（一個師範校長，兩個小學教員，一個是醫院里的醫生），每月有二三百元的收入；每月頂多派到他家一斤半鹽。可是隣人狗慶家只有十五畝田，別的進款一點也沒有，一家老少有十七口，整天香糠噉菜的都吃不飽，那有心吃每元八斤的大鹽？但是，也只得比於家多買一倍呢？」

貧家女搖錢樹 七月二十五日：本街劉根順才尋了個媳婦，花了一百三十塊錢，有人給他算了算，這一百三十塊再加上請客及完婚時的一切費用，一共用了一百七十多元。爲了娶個媳婦，他得賣掉五畝地呢！

的確，現在生在鄉村裏，尋個媳婦真不容易。假使你很有錢，那就不用發愁，自然就有許多媒人找到你家，你也不用花錢，可以任意挑選。假使你是個窮光蛋，那就活該你倒霉。現在鄉村裏，富家找富家成親，大都是不花錢的。中等人家就不同了，起碼也得五六十元，多則二百餘元。從前認女孩子爲「賠錢貨」，現在「賠錢貨」卻變成「搖錢樹」了。現在雖然仍有大部分人存着一種意識，認爲賣女兒是不正經的勾當。但爲生活所迫，也是暗地里「把女兒賣掉」。在這情形之下，男家尋媳婦花錢，也被認爲不光榮的事情，都是瞞着不肯告訴人的。

烟鬼消不了 七月二十九日：昨夜又鬧賊偷，這幾年對於小偷真沒有辦法；隔不了幾天總有人家被竊。這些「小毛賊」大部分是大烟鬼。自然，另有一部分是爲生活所迫。

提起烟鬼來，真是可恨，把自己的家產抽進大烟槍裏，還要去偷別人家的。劉家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從前家裏有兩頃多地，房子有好幾處；鄰近鄉村裏誰不知道劉家。可是上了癮不到十年就抽完了。沒法想，就去做賊。現在烟鬼更比從前多了，我們本街就有三十多個。城里雖然有個戒烟所，也是有名無實！縣府命令各村村長，將本村烟鬼送交戒烟所去，烟鬼一切費用，概歸本村擔負。這樣村長自然就，不願實報了，只送兩個應應公事而已。縣政府雖然也時常抓獲烟犯，但被抓的都是有錢的人，花幾百元就沒事了。

烟鬼既然多，賣烟的人當然是不少。我村算起來有十餘家，有一家頂出名的，在天津租界購買細料，回來加工製造，可以說是鄰近各縣的總發行所。聽說運送細料，怕路上出危險，常有護送。這件事情，在我們縣裏成了公開的祕密。縣府亦會抄過，但為的是錢。前年本縣某駐軍在我們村裏抄獲四家，共罰大洋二千餘元。可是販者為求賺回罰洋起見，還是照常營業。

浙江上虞農村衰落的——一個縮影

杜志遠

如果你展開廣大的中國地圖，循着那條有名的浙江境內的曹娥江的巨流尋去，上虞就會在你的眼前了。從地理條件上看來，你可以相信這是一個富裕的農業區。而這裏所要講的一個小農村，又是這富裕的農業區中最好最太平的一個農村。

因為牠臨近曹娥江的緣故，所以曹娥江裏的潮水常常把很多的沙泥沖積起來。這些平空漲起來的沙地，使原來沿曹娥江邊的堤防失去牠防水的的作用；因此必須在這些沙地之外再築新堤塘。就地農民就以這些廢堤爲界，把這些沙地叫作什麼墩，什麼墩的。從這些泥堤上望去，你可以看到這些廣漠的沙地間沒有一條河流，不適宜於種稻。所以豆，麥，玉蜀黍這三種旱田農產品便是主要的出口物。

自北伐以來，這裏一直沒有來過戰爭。錢糧在這裏也還不會納到民國五十

炮火連天的整個中國來看，這裏的確是一個「天堂」；但是正因為如是，所以我們更有來揭發一下「天堂」裏的人們是在怎樣過活的必要。

這個小小農村是一個附屬於一個較大村莊裏的尾村，全村人口如果以戶數計是二五戶，以人口計則是九二人。佃農的數量無論在人口上或戶數上都佔總數的百分之五十，這就是說，這小村上半數的戶口是完全靠着耕種別人的土地來過活。自耕農佃農在全村中佔戶數的百分之二十及人口的百分之十六。他們生活的百分之八十是依靠於耕種地主的土地；但是他們却還保有二三畝自己的土地和幾間殘破的瓦平房；也就因為這樣，所以他們除了須繳納龐大的地租外，還有被兇狠狠的警察反縛着牽去強迫納糧與坐牢的資格，這也是他們跟完全的佃農不同的地方。

佔百分之五十的戶數與人口的佃農一畝土地也沒有，但他們却耕種着全村百分之七五的耕地。他方面僅佔戶數百分之八與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却佔有着百分之九十的土地而自己一分田也不種。這裏表示着百分之九十的農民怎樣給百分之十的地

主奴役着。五家自耕農是佔有二五畝的土地，牠們在豪紳的抽剝與天災的播劫之下很迅速的向地主手中集中着。

土地所有權的集中與土地使用權的分散的過程，不僅因着自耕農與半自耕農的破產而加速。地主們又常常廉價收買那些從曹娥江邊沖積起來的貧瘠沙地（通常每畝只十六七元，有時則可恃其特殊勢力無代價的作爲自己的財產；祇要在這些沙地之外築一條土塘，那末塘內的沙地就應是他的了），使這對立更趨尖銳化。地主在購得這些沙地後，即以較低的地租租給農民（普通的地租每畝是七元，牠只要三四元）使這些不毛之地因人工的耕耘而豐腴起來。那時地主即逐年提高租額，這樣一來他們可以買入更多的土地了。

地租的高昂與繳租方式的苛刻是這裏的特色。當農民們向地主租地時，須先繳足地租一年（貨幣），直至第二年才能去耕種他在前一年所租得的土地。通常每畝地租額最低的是四元，最高的竟至十元（約佔全收穫量的百分之四十至八十）。

農民爲了要耕種土地，不得不先求助於地主，以重利向其借到一年的地租。利息最低是按月百分之一·三至一·五，同時再拿這借款去繳地租。所以農民雖然名義上是付了七元一畝的地租，而實際上所擔負的却是八元了。在靠天吃飯的中國農村中，農民在不知道明年成豐歉之前，即先把地租交給地主了。所以在第二年所遇到的災難，就整個的落到農民自己肩上，地主們的收入是絲毫不受影響的。

天災所給與這小小農村的打擊也跟全國農村所受到的打擊一樣嚴重，那些沿着曹娥江邊綿亘數百里的堤防向來是無人管理的，只要曹娥江裏的潮水略大了點，這些泥堤立刻會攔腰龜裂。在沙地嶽以外的那條河流也沒有人去疏濬牠，每逢着下大雨的時候，水從那些沒有森林的山上夾着泥沙直瀉到河裏來，河流的貯水量一天一天淺起來。這就使沿堤數十個農村每逢三天大雨就要鬧水災，半月天乾就會鬧旱荒。因此收穫量是可驚的少了：

麥的收穫(斗)

豆的收穫(斗)

玉蜀黍的收穫(斗)

浙江上虞農村衰落的一個縮影

往年

一〇

一二

二〇

今年

四

八

八

但是價格的低落却更可怕，如果以今年農產品的價格與往年的平均價格相比較，則是（單位石）：

往年（單位元）

今年（單位元）

麥

七・〇〇

四・〇〇

黃豆

十二・〇〇

七・〇〇

玉蜀黍

七・〇〇

七・〇〇

價格暴落對於農民生活的影響幾乎是致命的打擊，因為農民所種的麥、豆、玉蜀黍，對於他們自己是並不直接需要的，他們所需的是米、鹽、棉布和貨幣；所以爲了要獲得後者，他們非在短期間內把前者出賣不可。因之愈是貧苦的農民，他們希望出賣的心也越迫切，所以他們要受到價格上的虧也越大。

平均估計起來，每個負擔很輕耕地八畝的佃農，每年總收入僅一〇二元，而他們每年的最低支出却要一六六元，超過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其中單是地租一項，就佔去了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五，如果以地租、肥料、收穫期僱工，其他各項的「成本費」合起來，那末就等於全收入的百分之九〇・七五，這就是說：一個農民一年間流汗滴血的收入，除了地租、肥料、僱工和一點生產工具的代價之外，已一無所有了！這裏證明了地租不僅是奪取了農民們的全部剩餘生產品和生產工具所應得的「利潤」，甚至連農民的生活資料也被剝奪去了。他們把玉蜀黍的碎粒拌在觸喉嚨的「黃岩米」裏當作中飯和夜飯，把玉蜀黍粉的糊當作早飯，但是就是這樣的食料已佔去了他們收入的百分之四七。衣裳是很省的，一件粗布褂子可以穿上七八年。這一切都證明了爲什麼每個農民都喊看「多種多苦！越種越苦」，爲什麼他們情願放棄耕地湧到都市裏來。

今年本村有五個男子離村謀生，結果却都失望而返，二個女子中也祇一個找到了一個傭婦的地位。這反映着經濟恐慌與失業危機是達到了如何嚴重的地步！

浙江上虞農村衰落的一個縮影

飢寒交迫的農民除了向地主去要求減租之外是沒有第二條出路了。雖然政府明令除荒山森林以外的耕地都得通用二五減租的條例，但是這裏的農民已伸長頸子等了六七年，還不見有人給他們來實行這個條例；他們爲了要獲得這個起碼的權利，掀起了很大的減租運動。他們恨着自己是個目不識丁的瞎子，不明白法律上會怎麼的允許過他們，也不知道要經過怎樣的「合理」手續，才可以把自己的要求寫成「合格」的呈文。而地主們不僅是弄慣了這一套，而且跟縣裏區裏的老爺們回來就有交情。所以當農民們費盡心血才呈了一張呈文，却經不起地主們酒餘飯後稍歪一歪嘴巴的力量。農民們希望產生一個農民協會，但是繳不起那批龐大的「孝敬費」和辦不起款待縣裏下來的老爺的豐筵美席。

包圍在絕望的歎聲中的農村，在去年更臨着一件新的恐慌，那就是爲了要「訓練後備隊」而抽調農村壯丁這件事。因爲有錢的可以僱人去代替訓練，所以這一件玩意兒又是窮苦農民肩上的鐵塊。當一個佃農被調去訓練時，三個月中一家的生活就會弄

得不堪設想的，這連着「好男不當兵」的傳統觀念，和要活下去的生的要求，形成他們對於軍事訓練的恐懼，所以很多年青的農民都逃到別處去，使很多的農民家庭在這種打擊之下分散零落了。

中國農村，第一卷，第六期

浙江上虞農村調查的一個縮影

河北平鄉的民變及其社會背景

趙澤生

一

平鄉僻處冀南，是平漢路東八十餘里的一個蕞爾小縣，面積不過千七百里，人口約有九萬餘，爲河北省南部人口繁密之區。土地瘠瘠鹼薄，居民謀生道路，約分爲三，其職業分配如次：

職業類別（指男子）	佔全人口之百分數	備考
農人（兼鹽業）	五〇	農忙爲農，春秋淋鹽。
工人（木工人）	四〇	出外謀生，遠至關外。
其他	一〇	

由上表，我們知道平鄉全縣人民以木工和鹽民佔大多數，茲分述其謀生之詳情如下：

(甲) 木工業 平鄉土地礧鹼，禾收不足自給，於是少壯男子相繼向外發展，呼朋喚侶，結隊遠行，秦、晉、察、綏、魯、華、北各省，足跡皆遍。尤以自魯赴遼，由津出關之人為最多，幾佔出外人數之半。俗稱「拉大鋸的」，專解木板，近來機器鋸木代替手工，平鄉人民生活已感困難。日本強佔東北四省以後，我那到處歡唱「秦、晉、遼、吉、林，伐木成材平鄉人，倘若老子沒空去，樹仍是樹，林是林」的高傲不羈背鋸伐樹的平鄉人，這時也不得不失業回來了。百戶的村莊，拉鋸者即達百數十人，所以他們過去的進款，也很可觀。就以平均每人每年五十元計算，全村就有兩千元的收入。一個疲憊的農村，得此巨量銀錢的潤澤，那是怎樣的幸運啊！然而現在東北被佔，拉大鋸的也被趕了回來。他們迫於衣食，那就不得不向自己的那薄田算賬。但因地質和缺水的關係，農業不能維持生活，於是刮地皮式的掃土淋鹽，就成爲他們唯一的生路了。

(乙) 農業情況 礪鹼之地，在風調雨順的年頭，還可勉強生產，一遇天災，那就不堪設想。近年天災幾遍全國，平鄉安能例外。農業頹敗已達極點，因此平時當作農閑時的副業的淋鹽，現在居然成了正業，農忙也不停工。禾熟可以沒人收，鹽場是不肯一時離開的。平均括土百斤，可淋水兩擔，得鹽二十餘斤，硝八九斤。鹽值五分，硝價十倍。所以括土百斤，可得代價四五元，較之務農遠勝百倍。近年糧價慘跌，農民益顯困窘。就是一個最能幹的農夫，種了十畝田地，假若湊巧是個豐收年，那麼可有七八石的收穫，除去父母妻子一年的食糧外，所餘可糶二十元，全年的農本、衣服、納稅、日常消耗，都要從這二十元支出，如何能夠？假若來一個旱年或大水，那就一掃精光，惟有束手待斃了。

(丙) 淋鹽 全縣住民，因環境使然，多以淋鹽為副業。尤其因為年來大不景氣，各業均遭倒閉，本縣人口過剩，出外遭受打擊，於是全縣住民，多向鹽場謀生，為此不知起過了多少次的衝突。為了保護淋鹽，平鄉鹽民是有宗教式的組織，念咒求神，且各持鎗自衛。他們自稱保衛團，後來由縣改稱民團。凡鹽場業主，無不以練團自衛，此後根基漸立，凡遇

禁鹽，均皆聚衆對抗。本來他們是爲搶佔鹽場而組織，所以鹽民皆係團員；一旦有事，羣起附和。他們更有共敬之禱主，在神權支配之下，極易調遣。此次自開禁鹽令下，他們就已開始準備，集槍買藥，極爲忙碌。縣府並未覺察，令到卽飭所屬奉行。事情就這樣湊巧，第三區甄高科代理局長平時慣行詐嚇，人民頗爲憤恨，因此當甄某往洪康村禁鹽時，鹽會長李修己，卽令民團細綁吊打。警士李石英開鎗示威，被民圍追及，慘死亂鎗之下。民變就這樣開始了。

二

自洪康村殺害警士囚禁局長案起，李鹽會長深知事態擴大，非幹不可。卽傳集隊急令集衆數千，誓師洪康，進佔節固店，重鎮爲根據。復於四區三河鎮召開鄉長會議，命令鄉長召集民團，候命待發。是時縣長李桂樓，以事出倉猝，殊覺棘手。卽召緊急縣政會議，並令全體警團出動。會議結果是派人勸解，同時電告北平軍分會請兵彈壓。當晚鹽民萬餘擠

河北平鄉的民變及其社會的背景

近城來，深夜三次進攻未果，退至尹村橋。翌日載土炮十餘門，快槍百餘枝，長槍大刀無算，捲土重來；日間激戰甚烈。傍晚所請騎兵團到達，澈夜苦戰，不分勝負。次日黎明鎗聲漸殺，七時餘發生步哨戰，八時許鎗炮齊鳴，九時鎗聲更密，幾分不出每響的起落。十時陸軍破圍出城，在大炮掩護下，將圍城鹽民全部趕去。鹽民畢竟都是些缺乏組織缺乏訓練的烏合之衆，故見炮彈衝來，立即潰散。搜索二時許，方尾追前進。陸軍騎兵團和三十二軍機關鎗連分三路進攻鹽民匯集之亨西口村；住民聞耗逃走，鹽民頑抗強禦，相持約四時許，發炮十數響。鹽民不支，進向東西竄去。陸軍跟蹤追來，惟因鹽民莊農不分，軍隊恐遭埋伏。是故入村即以機關鎗掃射，逢人便殺，該村無故遭殺者三十餘人。至夜鎗聲漸息，陸軍返城。翌日騎兵團約二百餘人，再作追擊，直搗洪康老巢。然因遍地鹽民，行軍屢遭暗擊，故須搜索前進。及到達洪康村時（距城三十五里），日已西斜。那時鹽民殘勢尙存，混戰時許，鹽民竄逃，李修己率衆退入鉅鹿縣境。於是這一場血滴斑斑的慘劇就此閉幕。據縣府報告：縣府損失七千餘元，子彈五萬粒，槍多枝，傷亡士兵五名，軍官一員，斃無辜農民三十餘人。

牲口百餘頭，毀民房多間云。

駭人聽聞的民變，現在總算是結束了。然而草去種留，造成了冀南目下的匪徒世界。自三十二軍復員回邢後，謠言又起。蓋以去歲旱荒，禾收銳減。復因變亂影響，耗費過巨，加徵糧稅。鹽民本身損失，亦極可驚。因此那幕慘劇血跡未乾，第二次慘劇又在醞釀了。目下平鄉、廣宗、鉅鹿、曲周、鷄澤等五縣鹽民大聯合，爲維持他們的一線生機，準備採取同一步調。前途是不可樂觀的。

(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十號)

最近蘇州的農民鬧荒風潮

吳大現

最近蘇州的農民因了勘災問題竟發生了一次「暴動」。十月二十日夜十時左右，婁門外有四百個農民最先發動，鳴着鑼聲擁到各鄉鎮長及催甲的家裏去放火燒燬房屋。斜塘、外跨塘、郭巷、車坊、湘城等處接着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形。因為地域的廣大與農民參加者的衆多，當時警察及保安隊雖開鎗彈壓，農民還是到處繼續騷動，情勢一時非常緊急。這樣的情形一共繼續了兩天多。後來省方派了一連兵下來，同時還命令吳江、崑山兩縣派隊協助，駐蘇的憲兵團也答應協助防範，這才把農民的騷動壓迫下去。但統計催甲家被焚去的已有四五十家，房屋一百四五十間之多。損失近十數萬元。

至於這次蘇州農民騷動的原因，我們可以扼要地借報紙上的說話記述如下：——
「今年夏間，久旱成災，影響秋收，災情奇重。全縣被災田畝達四十餘萬畝，爲三十年

來所未有。縣府特組勘災會，勘察災况，以定成色。本月八日，分頭出發勘災。鄉民因勘災委員蒞鄉時，本借區公所及催甲等同來。事後對所擬之成色，認爲太大，要求催甲等轉請重勘。催甲等以早經勘定，且得各人同意，何能重勘，拒絕未允，於是鄉民遷怒於催甲等及鄉鎮長副，謂係不幫鄉人之忙，不幸事件乃種因於此。」（十月二十四日蘇州明報。）

這次蘇州的農民暴動，雖然是因爲對勘災後所定成色的不滿，但首當其衝者卻是催甲（俗名催子）。如果催子平時與農民沒有積怨，當然不會如此。關於這一點，車坊直轄第六分駐所巡官劉爾修將此次農民焚燬葫蘆橋浜催吏姚溫良房屋之原因呈報公安局時說得很明白，他所舉的原因有四點——

「（一）業戶收租，大凡以催吏能壓制，多完租爲有功；（二）業戶指着佃戶完租，均以催吏爲準，（因業戶均不知自己田畝在何處）；（三）催吏住屋，前亦曾經鄉民滋擾被焚，後由各業戶按畝津貼洋二角所造；（四）此次動衆焚燒之原因，據云係調查員勘災，催吏多半偏袒，如云某田不好，某田非六七成不可，因此恨極，聚衆焚燬其房屋以洩其恨，且

該催吏房屋會二次被燬於清季及民七，此係第三次也。」

從這個報告中，我們可以知道催甲在鄉中平時的橫行，以及農民反抗催甲的已非一次。蘇州的催甲並沒有固定薪水，但這次被焚去的許多催甲家裏，大多非常富足，足見催子平日搜括的利害。鄉民因爲平日與催子本有積怨，再加以這次的勘荒不公，所以燒催甲房屋的事情，才會一唱百和，在一個極短期間中蔓延於蘇州大半鄉村。

現在這次的鬧荒風潮已經過去了；除了一部份被拘的農民尙未釋放外，鬧事的鄉村已經恢復平靜。可注意的是這次鬧荒的農民，除了去焚燒催甲的房屋以滿足他們原始的報復慾望外，對於勘荒納租的本身，卻反一點都沒有提出什麼要求。勘災委員會並沒有去重勘，縣府對於催甲的制度也不會聽說要有什麼改善。因此這一次蘇州農民的鬧荒，雖然平靜了，但是造成這此風潮的原因卻還是存留着。

（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二期）

廣西水岩壩礦區的工農生活

李法明

一

水岩壩是廣西最有名的錫鑛區域，地處賀縣鍾山交界。初時只有政府辦理的模範鑛場，從事開採；此外還有數間提煉公司，向鄉民收買鑛砂，提煉運銷。所以十餘年來，水岩壩這地方，還與普通的農村沒有什麼兩樣。可是，自從賀成公司繼承模範鑛場的業務以後，一方面是錫價高漲，有利可圖；另一方面是農村經濟破產，許多其他工商業沒有出路，因此，好些土著資本逐漸轉移視線，爭相投資開採。從去年起至現在止，從事探鑛之公司，除賀成及新增數間提煉公司外，有鍾寶公司、普益施仁聯合公司、海華公司、達人濟華聯合公司、大東公司、鍾山公司、昌興公司。這些公司的資本均在十餘萬至二十餘萬之間，去

廣西水岩壩礦區的工農生活

年錫價最高時——每百斤一百九十元——鑛區所有工人將近二萬，單單賀成公司已
有七千多。於是，爲了適應工人的消費與資本家的享樂，就形成了個三百間商店的水岩
壩市場，茶樓、酒館、汽車、軍隊等新式的東西，就跟着在這古老的鄉村出現，加以賭館與娼
寮——所謂罪惡之淵，便把這市場點綴成近代都市的色彩。去年市場全盛時期，娼妓數
目竟達三百餘。單拿屠豬捐來說，十年前水岩壩與距離十里之栗頭鎮合計僅爲每月三
十餘元，月前各公司雖因錫價低落而極力減工，然水岩壩屠捐每月仍在三百餘元。

從今年三月起，錫價低落，工人減少，市面是逐漸衰落了。並且政府把賭博禁止以後，
又把娼妓搬到八步去，於是去年那種『張袂成雲，揮金如土』的盛況，現在已見不到。不
過，最近錫價又由七十元漲至一百四十元，所以各公司重又遍貼廣告雇請工人，而且廣
西省政府與上海永安公司合辦的駐梧永康公司近已派人到來測探領地，準備以三十
萬資本開採，那末，最近的將來，水岩壩也許要恢復繁榮吧。

目前所有採鑛公司，以賀成爲最大，故去年贏利亦最多（據說是六十餘萬元）記者爲明瞭該公司工人生活起見，曾花去半天光陰，到鑛場參觀，並與工人作一小時的談話。

據說該公司去年有工人七千，彼等多來自湖南、廣東及梧州區各縣，本地人僅占小部分（本地農民多以手工採錫砂賣與提煉公司）因錫砂多埋藏在距地面三十呎以下的深土中，所以工人大部份做運去土層工作。運土全屬包工制，訂定每方丈工銀若干。工頭除自己的工資外，還得全部工資的百分之五。工人飯食由公司承包，月終計算運土多少，除飯食錢後發給工頭，轉向工人均分。但因土質甚鬆，更有因水流而成漿糊場的，所以運土一方丈，常需加多三分之一的力量。公司方面測度泥坑，每從坑底量算，坑底縱橫一丈，坑面往往一丈三四尺。又量坑深度時，即差一寸亦無工資支給。故工人辛苦工作，到

廣西水岩壩鑛區的工農生活

了月終，類多僅敷飯食，並無工錢發給；甚至有結算其工資尙不敷飯食錢者。因此，工人們日夜加緊工作，許多因工作過度以致病死（聞該公司曾一日病死五人）。其後錫價低落，各公司便辭退工人，湖南、廣東方面遠近工人，大多行乞而歸。現在附近各市場，還有不少此輩失業工人乞食度日的。

現在每公司僅有工人百餘，所做多爲掘土工作。他們立在三十多呎深的泥坑中，用鋤頭將泥掘起，引水混合，以便機器吸上數十呎高的淘砂架上。工人每日工作三『限』至四『限』，每大限四小時，小限三小時，工資都是八分。但公司規定，每天第一二兩限必須是大限；若工作七小時（即一大限一小限），只給一大限的工資（八分），小限不給。工人們辛勤工作，每月常在一百限左右，即所得工資每月八元。以此工人每日平均工作，多在十二小時以上；中間雖有數天可以休息，但休息日只有飯食，並無工資。工人工作時候幾乎等於機械運轉，絲毫不得休息，即吸煙時亦口銜煙斗，手揮鋤頭。因而工人罹疾病的很多。工人的雨帽鋤頭均係自備；一旦受病，又須自出醫藥費，其痛苦可知。然而公司每年

贏利數倍，卻與工人關；無最多只是每月兩次「牙祭」，多殺幾個豬吧了。

三

大概是新式工業發展之中必然發生的現象，鑛商與農民特別是舊式地主發生了很大的利害衝突；這衝突可以分做探鑛時期，開採時期兩方面來說。

(一) 探鑛之前，須先進行領地探鑛，視其成份多少，決定開採是否有利。但探鑛時遇到私人所有的良田熟地，且已種植農作物者，例須給與若干金錢，以補償因探鑛而遭受的損失；稱爲『青苗錢』。探鑛結果認爲可以開採時，即須按照地價償付業主。但因鑛商探鑛，易致附近河流淤塞，土地變質，而且青苗錢與地價之償付，又多膠轕不清；所以各鑛區尤其是新闢者，往往釀成鬪爭事件。數月前水岩壩附近某村曾發生過鄉民聚衆毆打探鑛員，以及栗頭鎮鄉民抗拒探鑛，致被平樂區指揮部拘禁等等事件。最近鍾山屬紅花地方，又發生同樣事件；並將探鑛公司辦事員一人殺死。據一富農談：鑛公司收用土地，

每井僅給地價二——二·五角；而平日地價則爲每井六角。他有價值七百餘元之土地被採鑛公司佔用，僅僅領回三百元地價，且須公文交涉，費了不少時日，始得到手。又稱某公司經營七八年，盈利數百萬，但其地價仍未付清。

(二) 鑛區開採以後，因沙泥到處淤塞，致將附近稻田沖壞。恭城某處有農田數千畝，四面皆山；後因平樂區之寶興公司，在山旁領地開採，不數月而農田均積沙甚多；該地農民羣起反抗，卒至停辦。現又組地寶公司，在栗頭鎮探鑛，附近農民咸有戒心。有一富農正建新屋及半，聞訊立即停工；因恐地基受其影響，及受水災侵襲。水岩壩去年已受第一次水災，沖倒房屋一百多間，估計損失達萬餘元；事後災民向縣長及鑛公司交涉，結果只賠償五百元了事。

四

資本主義之進步性，與他的消極的黑暗的方面同時俱來。雖然縣長對農民說「農

產不及鑛產有利；』真的，一個鑛公司領地數百畝，使用十幾萬元資本去購買幾副採鑛機器，使每年得到幾十萬元的盈餘。可是這種『有利』與『盈餘』一方面是對於工人自身并無何等利益；另一方面是對於農民的廉價收用土地，并陷無數農民於失地失業的困苦境地。誠如一個農民所說，『鑛產有利是對的，然而利益是被鑛公司的少數人獨占了去；我們不獨未能分潤，而且往往要受其害的。』

（東方雜誌，第三十卷，第二十號）

湖南臨武琵琶溪農民挖煤概況

周作傑

琵琶溪是臨武縣一個極偏僻的農村，位於臨武北境，是臨武嘉禾兩縣分界的地方。南距臨武城五十餘里，北距嘉禾城二十餘里。全村共計六百三十餘戶，面積縱橫約十三四方里，山地卻佔去全面積的百分之八十。田畝上的出產，僅足供給本地五個月的糧食。因此，向嶺上發展，便是農民謀生唯一的出路。全境山地差不多已經完全被農民挖翻，漫山遍野地種着四時的雜糧：如蔬菜、番薯、麥子、玉蜀黍、高粱……等。其中以蔬菜、番薯的產額為最多。若在土質瘦瘠，或險峻而沒有種植的可能性的地方，則密栽果樹：如桃、李、梨、棗、枇杷、柑橙……等；其中以梨、李佔多數。

農產物除了番薯、玉蜀黍等直接供給自己享用外（少數的稻作當然也是直接供給自己享用），餘如蔬菜果品，完全挑到本地附近的市場上去換取銅幣。然而售價甚微，

所得僅能換到暫時的三頓粗飯。一到秋冬二季，許多中小農戶，都須另找別的生產來維持生活了。

這些農民，在饑寒脅迫之下，除一部份受富農及地主僱傭，或挑鹽來掙些零錢外（往廣東 星子 運鹽，距該地百三十里）唯一的出路，便是向地下發展——挖煤。這種事業，一脈相傳，已經過了很長的歷史。現把琵琶溪農民的挖煤的組織，老闆的經營，工人的待遇，煤的產量與銷路，挖煤給與琵琶溪農村的影響等等，分述於后：

（一）挖煤的組織 挖煤因資本大小不同，故其組織有「大場合」和「小場合」之別：

a、大場合 這是一種小規模的資本主義的企業，由具有相當資本的若干「老闆」組合而成。他們首先揀定地域，估計需要若干資本，然後糾合股份繳納股金（股金總數約二千至五千元）。動工之前，先將工資提前發給雇定了的工人；爲了保證廉價勞動力的獲得，工人一經接受工資，就不得退辭。不然的話，定必遭受老闆最嚴厲的制裁，終於

使你在威脅之下屈服。

b、小場合 這是由缺乏資本而有勞動力的農工組合而成。因為這樣事業，在相當的地域上，若有充分的勞動力，就可用極少的資本經營起來（資本僅需四十元至七十元）。不過這是一種含有冒險性的勾當。如其資本過少，斃了胚子（挖了窿道），無力繼續前進，那就難免全功盡棄。因此，對於挖煤地域沒有十分把握，他們決不敢輕易嘗試的。他們自己是老闆同時又是工人；內外事情都是自己一手經理。所以他們除熟習挖煤技術外，還須精通經營方法才行。

(二) 老闆的經營 老闆經營煤業，採分工制；按其工作的性質，分爲六類。因為他們都是老闆，所以職務上都得冠上「先生」二字。如：

a、『數先生』 這是挖煤經營的主任；所以必須老闆中的強有力者才得勝任。

b、『櫃先生』 管理一切收支。

c、『秤先生』 記載工人的工作成績，及監督工人工作。

d. 「買辦先生」 負責採買井備用品。

e. 「外幹先生」 逮捕逃工，處理臨時發生事件。

f. 「賣炭先生」 他的工作就是出賣煤炭。

上述六種都可稱爲「常住老闆」，他們除賺錢時分取利潤外，每日還可領取津貼一角至一角五分。此外，還有許多股份很少，不夠資格當「常住老闆」的，叫「廠外先生」，他們只分利潤，沒有津貼。

「大場合」的老闆，平均每人須出資本四十元以上。這些老闆，完全是鄉里中的所謂「紳耆之士」或新興資產階級。社會上的事情，原來在他們的掌握支配之下；現在他們結成一個團體，於是挖煤「場合」自然也就幾乎等於一個地方行政機關了，所以他們對於挖煤工人的剝削，得以隨心所欲，橫行無阻。

(三) 工人的待遇 工人因爲工作不同，工資也不相等。按其工作性質，可分爲下列七類：

a、**「工班子」** 他是挖煤場中一位頂重要的工人，其重要性，簡直像大工廠裏的工程師一樣。普通的**「大場合」**，多要僱用三四個**「工班子」**；他們的待遇，完全以出煤的成績來做標準。在打**「白窿」**的時節（窿即煤井，挖窿尙未發現煤時叫打**「白窿」**，反是，叫打**「紅窿」**）每天除由老闆供給茶飯外，另給工資一角至一角五分。到了打**「紅窿」**的時候，每天除仍享受打**「白窿」**時的待遇之外，還得享受相當於三四十元股本的紅利，並且還能剝削其他工人，這時實際每日工資，大約可得四角至五角。

d、**「削樹工人」** 專削裝在煤井中及煤井外的木材，每日工資約一角五分至二角。

c、**「挖煤工人」** 他們的工資，用工作時間計算。打**「白窿」**時，做一天約得工資八分至一角；打**「紅窿」**時，每天可得工資一角五分至二角，工作時間，每天六七小時。

d、**「拖煤工人」** 打**「白窿」**時按日計算工資，打**「紅窿」**時，則以拖煤的次數計算工資，所得工資與挖煤工人約略相等。

e. 「抽水工人」 抽水工作需力不大，多半是由十一二歲的兒童及年邁力衰的老人擔任，每日工作五六小時，僅得工資四五分。

f. 「水頭工人」 監督抽水工人，修理抽水機（竹筒車），每日約得工資六七分，另外還能剝削抽水工人。

g. 「發香工人」 點發「窿」裏用以取亮的煙香，工資每日約三四分。

這七種工人，工作的時候，飯食由老闆供給（工班子還與老闆同餐），菜蔬則須自備。每五天每人得發些油鹽；遇舊歷「初一」「十五」那天，每名發豬肉四兩，酒四兩，這叫做「打牙祭」。曠工的就沒有發。

近幾年來，因為生活日益困難，工人多感生活壓迫，常常發生要求改善待遇的運動。但老闆一則因營業不振，頗感窘迫；二則知道工人別無活路，可以任意約束。所以不但不予增加工資，而且日益減削。工人們因處於日暮途窮之中，只得忍氣吞聲，繼續過他們的牛馬生活。

(四) 煤的產量與銷路 琵琶溪全境有豐富的煤藏，而且品質極佳，但是沒有新式開採方法，技術異常落後。煤井裏的積水，不能排洩；工人的生命亦很危險（今年七月某大場合的七個挖煤工人因崩墮而葬身隕中）。所以挖煤要想賺錢，第一要靠天時（少落雨）；第二要靠地利（地殼堅穩）。然而天時地利，怎能常像人們所願望的那樣美滿呢？因此挖煤倒本，在琵琶溪是常有的事情。

琵琶溪煤的銷路並不很廣，這是因為地處偏僻，交通不便，不能運送遠地。需用琵琶溪煤的，僅限於直徑三十里以內的地方，用戶約有一萬多。但在沒有良好的開採方法以前，琵琶溪所產少量的煤，也僅足供給這些用戶而已。

過去一二年中，每百斤煤約售一角五分至二角，每年估計出煤四百萬斤以上，共得本利八千元左右。近年來因用戶銳減，煤價因之暴跌，每百斤只能售八分至一角二分。全年約共出煤五十萬斤左右，合得本利五百餘元，僅及前數年的百分之六——七而已！

(五) 挖煤對於琵琶溪農村的影響 挖煤是琵琶溪農村中的一種重要副業，農民靠

此爲生的，約佔十之七八。每一「大場合」計可容納工人二八〇——二六〇人；每一「小場合」亦可容納二〇——三〇人。近來挖煤業的衰敗，已經到了意料不及的程度。茲把五年來的退步情形，列表如下：

年次	民國二十年	民國二十一年	民國二十二年	民國二十三年	民國二十四年
大場合	三個	二個	一個	—	一個
小場合	二個	四個	四個	五個	一個
工人總數	七三〇人	五〇〇人	一八〇人	一一〇人	八五人
工人指數	一〇〇	六八	二五	一五	一二

觀上表，從民國二十年——二十四年，工人總數的指數竟從一〇〇降至十二。從前煤業景氣的時候，大部份農民除做挖煤的工作之外，家中婦女，也忙著砍茅草（賣給老關作裝條之用），或販煤向遠地出售。每日工作代價，亦能維持生活。近今煤業一落千丈，這大批靠挖煤吃飯的農民，無論男女，都陷入了走投無路的困境。故從四月以來，農民家

湖南臨武碧溪農村挖煤概況

中國農村描寫

無粒米者觸目皆是。於是，乞丐人數大量增加，社會治安殊堪憂慮。此後若不急謀救濟，未
來的困苦，更不堪設想哩！

（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十八號）

廣西鬱林手工棉織業

陳業堃

鬱林是廣西東南端的一個縣份，全縣面積爲五、二、三〇方里，總共人口有三、一、三、一、九八人，平均每方里爲五九・八八人（廣西民政季刊第一號第一期）居全省人口密度的第一位。地勢中部多屬平原，西部與廣東台浦縣有六萬大山綿延其間，氣候溫和，土質肥美，甚宜農作。穀的收穫每年兩次，每畝約可收兩石左右，在近城市地方，還可以種些蔬菜等類。自民國十四年以後，繼着貴興鬱、鬱陸、鬱北、鬱博四民辦汽車路通行，交通便利。隨着外貨外資的輸入，社會的機構亦隨着轉變。市場上已帶上了資本主義的色彩，而農村住戶的生活，也不如從前這樣安定了。大多是感受着一種困難，與生活不能維持的現象。農民爲了自己主業的產量不足供自己日常生活的消費，不得不找尋新的副業以彌補其缺，因此鬱林手工棉織業得以充分發展。

在民國十年以前，便有些商人聘請手工棉織高機師傅在家開設工場，僱請工人織布；當時工場的規模很小，織機的數額亦不滿百架。那時候織成的布疋也不是現時市面流行着的布疋，不過是些白布、綻藍、斜布等類，但因利潤頗大，所以引起織工的垂涎。他們一方面在工場作工，一方面偷習技術，或自願拜爲學徒。及各學徒和織工熟習了各種織機的精巧後，各人便陸續的散歸家里，依樣仿造織機，自行織造布疋。這樣一來，數年之間，各農村中已有不少會織高機的了。但其時仍不佔着農家經濟重要的地位。後因社會迅速轉變，大多數的農民失却耕種的土地，日形破產，就是一般小地主們也都日趨於沒落，同樣的急欲找尋副業來補救，於是這種手工棉織業在鬱林才佔着農家副業中重要的地位。但這種手工業除却了城市附近的地方是不能充分發達的，所以鬱林的棉織業集中於附城一帶的地方，如城西北距離八里遠的辛定村，全村的織機超出五百架以上。在我們本年暑假走過該村的時候，所聽到的都是機織的聲音。邑人有句話說得好：『辛定人排門織』實在不錯。

現在市面上織成的棉布，以十五碼的花布與五丈莊的花布居多，其它如平紋，斜布，羽絨，襪形料，繩帶，毛巾等，亦屬不少。原料普通是用人鐘牌二十支的棉紗。十五碼的布，每機需紗三隻，於十五天內能織成十二疋（還有些少餘剩），長十五碼，闊一尺七寸，重二斤弱的花布；這種花布是模仿廣東佛山的十五碼花布而織成的，故有是名；出售價格普通是一元七角伍仙。近來有以幼線紗為經，以二十支棉紗為緯，織成長五丈，闊二尺，重四斤的半棉線紗花布，這種花布，比之十五碼的花布較為質堅精緻，算是現時市場上土布中的上品，但價錢較高，每疋售價四元四角，所以不比十五碼的花布容易出售。這也許是因為農民貧困，購買力薄弱的緣故。但其利潤較大，故在市場上居有同樣重要的地位。

現在鬱林的棉織業得以這樣發達，一方面是由於鬱林的人口過剩，它方面也由於它所特有的生產方式。現在將它寫述於下。

(一) 開設工場，僱請師傅，或自己充當師傅，僱用工人織布。織成棉布後，轉賣給商店，工資按月或按日支給。但後來因各織戶競爭，物價低下，使工場不能維持。

工費的數額。同時這種手工織機，不是一種合理化的機械，往往織工偷閒度日，不能增高勞動強度，至使工場虧本沒落。

(二) 商人與工場聯合，不請工人，祇請師傅，或自己充當師傅，製造機頭，（即將經線牽好捲在軸上，這個有經線的軸，叫做機頭，）發給各織工，使他們各自歸家，吃自己的飯，織商店的布。織好布後，拿到商店領取工資，這是帶有些『前貸制度』的意味；普通每機需十五天左右織成，可得工資二千八百文，伸銀以二五算，可得一元一角二仙。但交布的期間是有限制的，總須要快；若快於平常者加賞，遲者得停止發給機頭。這種發機頭的織業者，也就是布店主人；因為商店門市，時時都要有布出售，所以發出機頭，限期交布，使他們的資本流轉，不至有時停止。

(三) 商店不發出機頭，亦不僱請工人，祇貯蓄資本，待織戶織成布疋，拿到街上出賣的時候，便大批收買；其時每疋的價格，十五碼的為一元七角，五丈莊的線

經棉緯的爲四元二角；或直接換紗，十五碼的每疋可換得一隻洋紗的五十分之一。這種購買方法，比之第二種更來得廣大，使全縣的織戶都歸商店支配。在織戶方面來說，工作雖來得自由，可作可休，但到沽貨的時候，商店往往以低賤的價格收買，甚至貨多的時候，有意停止收買，而俟價羈更加低落，以獲厚利。這種生產方式又比之第二種更不穩固了。

由以上的三種生產方式看來，鬱林的手工棉織業完全是在商人支配之下發展出來的。工人對這種事業，是沒有得到多大的利益。如客歲冬季每機的布尙得工資錢三吊二百文，以二五算，可得銀一元二角八仙。今春商人藉口米賤，減低工資至二吊八百文，伸銀爲一元一角二仙。這種減低，明明已經侵及工人的『必要勞動』，利潤盡爲商人所剝削，工人剩下的祇有悲哀和苦痛。

在鬱林過去的手工棉織事業，其最繁榮的時期，要算是民國十九、二十年間，其時十五碼的花布每疋可賣得銀二元二角左右，工人每天可得工資四角以上，商人每疋可得

利潤約二角五仙，現在已是一落千丈，工人所得的工資每天不滿一角，商人的利潤每斤也不過是伍仙至六仙，然織戶的數量仍不見得減少，反而日見增加。這種現象，本是農村沒落的象徵。鬱林的農村，確已進至破產的路上，大多數的農民急需找尋副業。因有此種現象，照現在的趨勢看來，鬱林的手工棉織業，雖然有着這樣多的農民追求，然而它的危險性是很大的。因為一般看來，手工業是競爭不過機械生產的。現在鬱林的土布得以這樣盛行，不過是靠着人口稠密，農民只得賤賣勞動力，因而能夠苟延其殘喘於一時，可是握着他們將來的命運者，決不會是他們自己。

一九三四，一一，一一寫于雁山花園

（中國農村，第一卷，第六期）

綏遠蒙民底鄉村生活

鹿善守

(一) 領域和人口 本文所述主要是伊克昭盟達拉特旗的情形。伊克昭盟在綏遠省底西部，達拉特旗則在伊克昭盟底東陲。蜿蜒曲折跨有黃河兩岸，分佈在薩拉齊，包頭，安北，五原，臨河等縣一帶。旗地面積，除曾經報墾，分屬各縣外，共計約爲五萬八千餘方里。旗內蒙漢人口，據調查所得：蒙人約有一萬三千餘口，漢人約有六萬餘口（見綏遠省各縣調查概況）。平均每方里一人。住在蒙地底漢人，雖然不是逐水草而居，以從事牧畜生涯，可是他們的流動性也很厲害。今年在蒙地居住，下年就會搬入糧地（卽已報墾之土地）。移動的時候，往往用一輛「漢板車」，將女人孩子，和簡單的用物一併載上，遷到安定的，肥沃的土地去耕種。所有此種旗地內漢人底生活情形，因非屬本文範圍，均從略。

(二) 土地分配 本旗蒙民，據說是計口授田，不分男女，每口發給地兩頃。但作者

實地問訊，並不如此。戶口地是有的，但不是每口兩頃，更不是不分男女，人人都有。分有的人不過是服侍「王爺」的那般所謂土官，及終身應差的忠實「奴才」而已。至於普通既非貴族，又取不得「王爺」歡心的大多數「奴才」，仍然是地無立錐，各自倚賴其所屬的貴族以圖維持生活。土地底所有權，可以說完全操在貴族之手；凡當過土官或貴族之家，至少也有千頃左右土地，有的簡直以山川河流分界，多至不可以畝數計算。

(三) 蒙古社會底階層 在蒙民之中，從宗教上來區分，有「喇嘛」和「黑人」之別；從政治上來區分，又有「台吉」與「奴才」的不同。「台吉」之子，永為「台吉」；「奴才」之子，永為「奴才」；結果社會遂形成界線分明的，壓迫和被壓迫的，剝削和被剝削的兩大階層。凡稱「台吉」，即有所管屬的「奴才」，供他們驅使。無事則各回各家，有事便一召即至，服役各種勞動，吃飯穿衣沒工錢，這就叫做「應差」。不論男女「奴才」一律如此。「台吉」之家如果析居的時候，把「奴才」像財產一般的按股均分，以後就不許亂調亂用。唯其是「奴才」們各有其主，所以他們的隸屬關係，比漢人嚴密的多！

(四)「喇嘛」底衆多。「喇嘛」是時候就許願送與各「召廟」的。「奴才」既當了「喇嘛」，便免去「應差」，不爲他們的「台吉」服勞。同時因爲「召廟」有產，並且不論「台吉」或「奴才」(統稱「黑人」)照例都去「召廟」送禮「敬神」，時有餽贈；於是「喇嘛」的生活，便較普通「黑人」優裕，大家趨之若鶩了。據調查：全達拉特旗共有大小「召廟」七十二處，「喇嘛」六千餘人(見綏遠省分縣調查概要)。而全旗蒙民不過一萬三千餘人。女子人數，按最少數五千人來估計，那末當「黑人」的男子僅有兩千餘人。調查的數字雖然未必正確，可是當喇嘛的人，多於當黑人的，確是事實。例如在瞻旦、召樹林、改改、召什泥、召四處，共約有喇嘛三百餘人，而在這一帶地區底蒙民住房，總計不能超出一百五十家，成年男子之當「黑人」者不過二百人左右，所以喇嘛是佔蒙民男子中的絕對多數。

(五)蒙民的職業。蒙民之中，除了喇嘛以碾經、嗑頭爲事，不營生產外，其餘的大多數人家，仍從事牧畜，稱爲「孳生」。普通人家都養有乳牛三四條，以備捋乳，製作奶食。

奶食之常用者爲「黃油」，「奶皮子」和「落蛋子」等數種間，亦有用羊奶製造其，成分不如牛奶爲佳。乳牛之外，喂養馬羊的亦不少。不過，近年來因爲土匪爲害，搶馬殺羊，損失頗多，已不如民國初年之繁盛了。至於能夠耕種土地的蒙人，雖不很多，却也常常散見於各「營子」（卽村之意）中。日常食用之米麵，除由駐在蒙地之漢人供給一部分外，不足之數，全向外方購買。牧畜和種地以外的工作，就是服役於主人「台吉」或王爺衙門了。在貴族家裏「應差」和在王爺衙門辦事，同樣可以維持他本人和他家庭的生活。「收水草」（註一）「走烟稅」（註二）和「收地租」（註三）底回扣，是他們工作底唯一報酬；正式的工資或餉俸，除了很少數外，是不常有的。這樣求生活的人，據估計，比耕種土地的人多至數倍以上，比牧畜的人恐怕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於這樣的生寡食衆，所以蒙民的生活前途，每况愈下。

蒙民之中，有一件頂不好的嗜好，卽是吸食鴉片者之普遍。幾乎每家至少必有一燈；不論男女，每人都喫水旱菸。尤其是中等以上的人家，十人之中，至少九個吸食鴉片。吐霧

吞雲，夜以繼日。所以這筆水草菸和鴉片的消費，我估計總在十萬元以上。按三萬多人口來說，實在是個驚人的鉅額。

(註一) 在蒙地裏，漢人牧畜，每年都須繳納水草費，馬一匹出洋兩角，牛亦兩角，羊每隻三分，胸懷羔一併計算在應出之內。此外，每五十個羊，每年選養一個羊以作編圍。所謂「收水草」，即指討收此種款項而言。

(註二) 在蒙地內種種鴉片烟，須向蒙王繳納烟稅及喫烟，所謂「走烟稅」，即指討收此種稅烟而言。

(註三) 現時已有許多蒙地，雖未報墾，卻早已耕種，所謂私墾地者是。凡耕種私墾地之家，每年須向蒙古地主繳納一定之租金。「收地租」即指討收此種私墾地底地租而言。

(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十二號)

蒙古鄉村社會底奴隸制度

龐善守

蒙古社會大部分停滯於部落的牧畜形態，逐水草而居；其餘部分已經被漢人拖引到農業社會。不過，因為牧畜尙佔主要地位，同時奴隸制度仍是屹然存在，支配着蒙古社會裏全部人民底生活；所以流行於蒙民間的風俗習慣，便隨着這種特殊的社會條件和歷史條件，而和漢人大不相同了。

蒙古底社會形式是奴隸制度，蒙古底主要生產是牧畜。在這種情形之下，決不會有入口密集的村落出現，更談不到城市底組織。由此可見：「行國」是牧畜社會底表徵，村落是農業社會底表徵，而城市是工商業社會底表徵了。這都由物質的生產關係來決定，並沒有什麼幽隱的玄理存乎其間。所以蒙古底社會生活，都是三五人家，零落地散居內蒙一帶，所謂「該力」（即蒙古包）已不多見；但是一般蒙民底住屋，仍舊十分簡單，並

且不時隨便搬家決不像漢人那樣安土重遷

奴隸制度和牧畜生產方式規定着蒙民的一切社會活動；這種農前期（即在農業社會以前）底社會習慣，可分幾方面來敘述：

一、主奴關係：在蒙古社會，主奴界限是劃分得十分嚴明的，隨喚卽到的奴才，對於領主唯有終身去盡義務，決沒有絲毫權利可享。就奴才服役的一般情形來說：每個奴才家庭，至少須有一人前往領主家內終身服役。凡服役的奴才，身體毫無自由：做在人前，吃在人後；起的最早，睡的最遲；吃的是剩茶剩飯，穿的是破衣破裳。儘管沒落的領主，對於奴才也要擺着十足的架子。主奴關係溫和些的，領主很能體貼奴才，儼如家屬；奴才也對主人相當敬愛，不全以賤人自居。不過，大多數的情形並不如此：奴才一般是受領主底薄待甚至要受不近人情的待遇的。常有應差奴才，從自己家裏攜帶炒米，以備領主給食過少的時候，拿來充飢。所以在蒙古社會裏的奴才，可以說是居於「半人」或「次人」的地位，除掉牧放牛羊，在那空闊的野外引吭高歌，享受一點自由的天然幸福外，其他人生活樂趣，

不用說是完全沒有；就有，也輪不着他們享受。

奴才有錢，被領主知道，就要向他告貸。當然，奴才是不敢拒絕的；卽或借故推辭，領主便會記在心裏，保不住什麼時候發作，橫加辱罵，以洩私忿。如果借給領主，也是沒有任何債權保障，究竟何年月日才能歸還，簡直只有上天知道。

奴才應差，可以分作長期短期兩種。前面所說的終身服役，一直要到衰老病死，不能工作，才得回家，另送一人前往接替。短期應差是遇有臨時事情，除掉長期服役而外，再徵若干短差。要男的男去，要女的女去。保不定應個十天八天，也保不定應個一年半載；這當然隨領主的興頭，沒有一定的規則。

奴才的來源，除掉一般社會發展史上所說擒獲的俘虜，或掠得的子女而外，蒙古還有一種特殊來源，就是把私生子女充當奴才。領主人家，寡婦底私生子普通是要保存的；長大以後，就成爲娘家或婆家底奴才。

在這種社會中間，我們很可看出主奴觀念的如何根深蒂固。奴才對於領主，就是「

指鹿爲馬」也不敢異議；領主對於奴才，簡直已把他們當做一種變相底私有財產。

二、男女關係：男人應差，一去就是好多時不得回家，撇下來的「空幃難獨守」的嬌妻，住在寂寞的曠野，自然需要臨時侶伴。翻過來說，女子應差，已將身體獻給領主，任其隨心所欲；這是她們離家索居，抑鬱寡歡，有時便與應差的同儕男奴互相勾搭，互相結合。於是乎應差底男女，各有幾日幾月的情侶，而非應差底男女，也俱有暫時或永久的愛人。更不用說「見了媳婦就嗑頭」（註一）的喇嘛，工夫有閒，生活優裕，簡直東家出去，西家進來。於是非正式的夫妻，非正式的家庭，便也司空見慣，習以爲常。至於和馬樁子拜天地底女子，社會上更公認其可以自由結合，隨便「留髡」（註二）這便是蒙古社會兩性生活底一般的情形。

夫妻是一種形式上的結合，同時還可以有另外一種兩性關係存在；並不像漢人社會那樣「有配偶而與人通姦」要受刑事上的處分。雖說受了漢人倫理觀念底影響，男女交結，亦往往諱莫如深；然而普通蒙古婦女，幾乎莫不有其「心坎上供養」底情人。可

是另一方面，儘管性底結合可以自由，女子對於丈夫底服侍，仍然十分的殷勤。她們外而牧牛放羊，內而炊爨縫紉，鎮日忙個不了。比較漢人鄉村婦女底工作能力，確乎大過幾倍！

男女訂婚，依照普通慣例，也要經過一種手續；男家送給女家若干馬牛羊服飾財物。不過，領主也有權把他的女奴才，不徵求本人同意，隨便送給別人爲妻；她本人並不敢反抗。領主說聲送，她便跟着走。否則就被認爲違抗命令，加以『奴欺主』的罪名。

在蒙古社會中，男女離婚絕對自由，不管結婚幾年，生育子女若干，如果任何一方，覺得不願同居，便可自動離異，並沒有什麼贍養費，賠償名譽損失等等花樣。女子離婚以後，只可以把她底頭戴（卽首飾）席捲而回娘家，或者另居度日，以後另行改嫁，便與夫主無干。卽或有一方面不大願意，是女的可離開男人，男方既無法邀回；男的遺棄女人，女方亦不能跟追；至於雙方情願離異，那更只要男女二人相背一揖，從此伯勞飛雁，各自西東，毫無瓜葛了。

在上層社會（領主人家），雖說夫妻底離合，男女底交結，不能夠像下層奴才社會

那樣隨所欲爲，可是習俗相沿，也就無法防止，不免人云亦云，人行亦行了。

三、喇嘛制度：敬神拜佛的迷信思想，充滿了每個蒙民底腦海，支配着整個社會底精神生活。治病、敬神、傳授經卷（也可以說是教書），都是昭廟內所主辦的事務，三位一體地統統由喇嘛執掌。所以蒙古的昭廟，可以說是神教醫三種事業底綜合機關，文化底中心地點。不過，因爲喇嘛們一味地只知『皈依』，傻學傻唸，不解經意，結果遂成爲純迷信的佛像崇拜者，鎮日以嗑頭爲事。

各昭廟都有活佛爲之主宰；據說活佛底精神不死，此處圓寂，便在彼處誕生，活佛之下，有掌管廟事底大二喇嘛，活佛和大二喇嘛例能認識唐古文（卽藏文），許多經卷，誦讀如流；然而經內真義，一概茫然不知。喇嘛中之認識蒙古文字者，間亦有之；惟不若唐古文之較爲普遍。從西藏或五台山嗑頭回來的喇嘛，就是學成歸來的大師，特別受人敬重，好似漢人特別看重東西洋留學生一樣。中古時候的歐洲人，要學希臘拉丁文；現在的漢人要學東洋西洋文，蒙古底喇嘛要學唐古文，可以說是毫無二致，他們以爲非如此不足

以表示其學問造詣的高深。

凡屬昭廟，至少也有幾千百頃善地（卽廟產），以供日常費用。而附近居民，又因求神心切，敬神之物，惟恐不豐不美，不足以得神靈之歡心，遂將各自以爲的珍奇肴饌，送給喇嘛，代爲供奉佛像。大多數的蒙民，都是有了事，不解決，先去求神問卜；有了病，不請醫，先叫喇嘛唸經。這使喇嘛隨時隨地可以獲得許多禮物的機會。

喇嘛們除掉辦理廟事，便只有喃喃誦經，頻頻磕頭，每屆夏曆初一十五兩日，鑼樂喧天，在廟裏大誦大唸。至於一般人民，按照普通慣例，婚喪等事，都須請喇嘛代爲祈禱；尤其是喪事：『做七』、『出殯』、『過週年』，往往一連幾日誦經磕頭，以超渡死者。此種儀式，有些地方或者受了漢人底影響，亦未可知。

總而言之，昭廟不能不說是蒙古社會底文化中心，支配着蒙民全部的精神生活。唯其如此，所以養成了蒙民崇拜鬼神底純迷信思想；這種迷信思想維繫着整個蒙古社會底奴隸制度，成爲最重要的一個上層建築。

四、其他方面 蒙古人底土地，普遍都大塊地屬於幾個地主所有。一般人雖沒有土地，但可隨便在人家土地上面放牧；因為農業生產未佔主要地位，所以土地不被作為主要財產。近來因與漢人往來密切，知道土地可以種植獲利；然而土地似乎仍不能如馬牛羊那樣寶貴。不獨土地看得較漢人為輕，即貨幣觀念，亦沒有漢人那樣發達；所以蒙古民之論財富，不曰『家有萬貫』而曰『有羊若干，有馬牛幾何』於此亦可見其重視牧畜之一般。

綜觀蒙古社會底全部特徵，我們很可這樣地說：蒙古底社會組織，還停留在主奴隸屬的奴隸時代；而家庭組成和夫妻的結合，也沒有堅固的定型，近似半開化社會底對偶婚姻。至於昭廟內的喇嘛，大半聽從各地統治者底指揮；因為非如此是得不到他們的布施的。於是乎昭廟就變成了他們底家廟，而喇嘛也就變成了他們底廟祝，假借『冥冥中之神力』來維持整個奴隸制度和領主底特權，迄於今日。

註一：蒙古諺語：『喇嘛頭，淨光油見了媳婦就噏頭』淨光油，言喇嘛面貌之肥滿光澤。

註三：

蒙古社會習慣，獨生女不字人，到了及笄之年，肉馬轆子噴過頭，即將拖在背後的大辮子，改梳爲分垂兩耳的「饅登」。這就叫做與馬轆子拜天地。

(聯年，第四卷，第三十七期)

廣西龍州的土官

莫錫瑋

廣西地位偏僻，交通困難，因此封建色彩特別濃厚，在民國成立以後，直至民國十二年之間，柳江道的南丹忻城等縣，南甯道的上思浚淥隆山都安等縣，田南道的向都思林果德鳳山等縣，以及鎮南道的龍州上金雷平思樂龍茗萬承同正等縣還有土官存在。即以鎮南道來說，在清朝末葉，原爲十三縣及九土州土司，直到民國十七年始改土歸流，或歸併他縣，或合併而改成縣治。龍州在宋朝時原爲下龍土司之地，成立於上龍土司之後，其後更有下凍土州之成立。現在下龍土司改爲龍州縣，下凍州也歸併龍州縣屬。至於上龍土司則另改建上金縣了。龍州地處邊陲，文化落後，然有鎮南關的險要，成爲國防的重鎮。且有高平河（通安南之河）之便利，更有公路通達南甯安南等地，故爲鎮南道的中樞要地。自從宋朝分封土官之後，龍州縣直接管轄有上龍土司及下凍土州，皆有土官世

廣西龍州的土官

襲，統治人民，管轄土地，儼然像「小皇帝」般世襲下去，相傳凡二十餘代，居然接連四朝沒有變更，比任何朝代的統治還要長久。

特殊的土官制度，實爲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社會的典型。因此對於封建社會的社會形式如何？封建社會的農村生產關係如何？這些問題，亦可由土官制度之中觀察而得一輪廓。所以對於土官統治下之農村生產關係，我們有加以檢討的必要。

誠然龍州、上龍、下凍的土官統治，已有八百年的歷史，很難調查清楚。作者生長龍州，耳濡目染，對於龍州的土官制度，自信尚有相當的認識。而且龍州所屬上龍、土司及下凍、土州的土官統治下之農村生產關係，是與本省的南丹、忻城、上思、浚淥、隆山、向都、思林、果德、鳳山等縣大致相同，尤其是與本道所屬的雷平、縣、安平、太平、下雷等土州，以及龍茗、縣、龍英、土州等相差不遠。現在作者就所見所聞，略爲扼要敘述，以供有志研究農村經濟者參考。

土官的起源及其分封

漢朝時候，兩廣尚屬南蠻之地，稱南越國。至宋朝時，廣西爲廣南西路，卽爲百粵西部。當宋朝仁宗時代，廣南有儂智高襲取安德州（安南之地），後據廣南（雲南蒙自道寶甯縣地），旋更攻進邕州（卽今南甯），建立南天國，僭稱仁惠帝。宋仁宗見情勢不利，乃命狄青率領大兵南下征剿。狄青領兵作戰，屢獲勝利，最後率兵夜奪峴崙關（邕甯賓陽交界關口），大敗儂氏，收復邕州等地，乃平廣南西路。狄青建立大功，督師返京之後，受封爲樞密使。

當時狄青軍下裨將幕政，爲數不少，內有裨將趙鼎李茂等氏，襄佐軍政，頗有功績，經狄青上奏，亦受皇帝分封。趙鼎爲上龍土司及下凍土州等土官，李茂爲安平太平下雷等土州土官。後來代代相傳，世襲二十餘代，直到民國十二年廣西統一時候方才宣告終結。

土官的土地及其管轄

土官及其家族宗族之生活費用，都由人民負擔，尤其是農民的負擔最重。後來土官家族日漸繁多，費用浩大，而農民之負擔亦隨之更大。農民的負擔，主要的是田租賦役。當時土官及其家族宗族是據有很多的田地，全州（或全司）所有田地，大約已為他們佔領百分之七十左右，而人民所私有的田地，不過百分之三十左右而已。所以當時的土官，比較外國的封建領主還要厲害。他們大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氣概。在土官所有田地之中，大概可以分爲（一）官田——充土官辦公費之田；（二）置田——土官私人之田；（三）蒸田——土官家族或宗族之蒸嘗田（或祠堂田）。而其置田之中，又包含（甲）房田——封給其兄弟之田；（乙）脂粉田——封給其姊妹及女兒之田；（丙）房掌田——人民酬勞官族之田；（丁）抬轎田——封給轎夫之田；（戊）燒爆田——土官出入及有喜慶喪葬等事，皆須燒鐵爆，燒爆之爆手，亦有封田；（己）送禮田——土官嗜好某物，而

令有此物之農民每年進貢，成爲定例。若無此物進貢，則作爲欠債，於是以價債形式而收取其田。此外還有人民之置田、蒸田以及自耕田等，每年必須繳納賦稅。但是土官所有各種田地是多過於人民；在全州（或全司）的田地總額，土官的官田約占百分之三十，置田百分之三五，蒸田百分之五，而人民的置田約占百分之二九，蒸田百分之一。然而人民之一切田地，皆受土官之管轄及支配，每年繳納賦稅以爲官俸及政務之用。至於土官之一切田地，皆使佃戶負責經營，他們唯知收稅收租，坐享其成。雖然當時租額並不很高，但土官顯已成爲剝削農民的領主，而農民却已做了土官的農奴。

土官的各種田地，自有其有系統的管理方法。假使他們沒有良善的管理方法，必然難以維持得如此長久。所以土官規定官田是直接土州（或土司）衙門管理，但在其下尚設有鄉長、保董、郎老之類，分別負責代管各地之官田，視察耕種，及督促納稅繳租。凡遠離州司衙門之農民，大多直接繳納穀租或賦稅與鄉長、保董、郎老等人，然後再由鄉長等將穀物變賣轉解土官。土官置田的管理，則設總置若干人，負責監察佃農的耕種，及督促

繳納田租，有時亦須責成鄉長、保董、郎老等人襄助辦理。至於土官的蒸田多爲土官家族或宗族之所共有，其管理方法亦與證田相差不遠。

土官及其宗族與農民之關係

土官站在人民之上，管轄土地，統治人民。一切政治設施，因爲中央政府鞭長莫及，多爲獨斷獨行，儼然有『小皇帝』的權威。人民有納稅、繳租、當兵、服役等義務，任憑土官驅使。卽如土官建築衙門、公館、宗祠、城池、別墅、花園等等，都要征用民工來建築；土官如逢喜慶喪葬等事，亦要調用佃農及人民工作，都祇供膳食，不給工資，有時還要自備伙食，而去工作。土官家族，不與人民互通婚姻；卽其宗族，亦多不與民間通婚，他們多與鄰近州司土官代代互通婚姻。但是人民如有美貌女子，土官亦常強迫選娶；他們養有數多的美妾媵妾及年輕女奴，以供享樂。土官一發命令征調工作及選取女子，人民必須絕對服從，不敢違抗。如有違抗命令，則治以監禁甚至斬首之罪。

土官家族繁殖日多，形成很大的宗族，故亦設有土州或土司漢堂正堂官，以管理其家族及宗族一切事宜。當然，土官的宗族，亦能享有相當的封建特權。雖然後來子弟日益增多，但仍可以土官的官田置田分給，所以其後子子孫孫，亦能逐代相繼承分，而且家族益大，他們自己亦能設法擴充田地。所以雖經二十餘代，而其子孫尚能維持產業。土官較親之家族，必能分得很多的田地。直到現在，土官的家族也還佔有好多的官田置田。當然，封建社會的組織，是以農業為基礎，所以土官與農民是有很密切的關係。因此，土官與農民之間，有一種特殊的聯絡，即是「戶掌田會」，用以聯絡及安慰農民，這點預備另文詳述。

總之，在土官統治下之州司，除了土官的壓迫及剝削農民之外，他的宗族亦仗着土官的權勢以壓榨農民。所以可以說，土官是「正官」，而其宗族是「副官」。他們隨時隨地可以用政治的力量去支配全州全司之土地與人民；人民亦無法逃脫土官的統治和剝奪。

土官土地的租佃制度

過去土官佔有多數的土地，他們採行賦役制的方式，把這土地全部分割開來租給農民耕種，租佃制度頗為複雜，現略分述如下：

(一) 租佃契約 土官與農民之間的租佃契約，多是世襲的口頭契約。可是後來土官衰落，漸有更換佃農，而採用書面契約的，但是為數很少。

(二) 租佃期限 土官與農民是由身份關係結合，所以他們的租佃關係多是世傳襲，很少變更。佃農有永久使用田地的權利，但不得任意退耕或轉租。定期租佃制度則在土官將要崩潰之時，因為更換佃農，間有採行。

(三) 田租形態 土官田地的田租，官田多採用錢租，即稱糧賦；但亦有採用物租，即穀租的。至於置田及蒸田等原本皆用物租，但到後來乃漸變為錢租；有時亦兼徵力租，不過很少通行。

(四) 田租數額 土官之田地大多採行定租制。官田交給農民耕種，而不給以其他生產手段，租額約佔生產品總額的百分之二〇至三〇；置田及燕田交給佃農耕種，不給其他生產手段者，則其租額也在百分之三〇左右。但有些佃農領得田地，無力經營，還要土官給以其它生產手段時，則其租額是生產品總額的百分之三〇至四〇之間，不過這種情形很少。至於分租制度，在當時更少採行。但後來土官日漸衰落，亦漸採行這種分租制度。即是如果土官祇交給田地與佃農耕種而不給以其他生產手段者，則按照生產物總額，土官分得百分之二〇至三〇之間；若土官除給田地之外，還給以其他生產手段時，則土官可以分得生產總額百分之三〇至五〇。但是上面所說的定租制度也有伸縮餘地，每遇災患荒歉年歲，土官亦要酌量減租或竟完全豁免。這是土官對待佃農的一點恩惠，但也出於不得不然。

土官的沒落

土官雖然世襲官業，然以子孫日增，宗族膨大，其產業也就日益削小，收入漸不足以維持其安樂生活，因此拚命的加緊剝削人民。可是人民自從商品經濟侵入，亦已日形窮窘；而且商品經濟帶來的自由思想，更使人民對於土官的苛重剝削不能忍受。直至民國十七八年，下凍土州的農民大舉反抗土官遺族，集合多村農民，要求減租及改良待遇；後因不達目的，積仇愈深。民國十八年俞作豫李明瑞等在龍州煽動農民實行共產，於是上龍及下凍農民乘機焚毀土官家族的房屋，沒收土官家族的田地，紛擾半年，才告平定。可是繁盛的下凍州街及上龍司街已被燒平，並且殺死土官家族二三十人，造成了很大的流血慘劇。這是龍州土官統治農民剝削農民二十餘代所造成的結果，也就是龍州農民給予土官的一個最後的答禮。

土官及其家族宗族多是嬌養成性，過慣優越生活，這更足以促使他們陷於沒落之境。近年以來，土官及其家族宗族爲着費用鉅大，生活困難，已將他們所據有的田地變賣殆盡。他們的田地賣給官僚，商人，及新興地主富農的約在百分之七十以上，自己耕種的

約佔百分之二十至於仍然租給佃農經營，能靠收租生活的，已經不及百分之十了。官的家族宗族大多已由貴族地主而變爲貧苦農民。仍能保持官產，每年收有二三百擔穀租以過其貴族生活的家庭，亦已不及百分之二了。

（中國農村，第一卷，第四期）

獠民社會的原始生活

蔣學楷

一向住在都市中的先生小姐們，大概看過或者聽說有過「獠山豔史」這麼一張影片罷。假如看過或者聽過的話，則除獠女的娟秀，獠民的勇悍，以及獠山的美麗以外，這裏，我將提供一些關於獠人農村的資料。

獠人的分佈，僅限於貴州，廣西，廣東，和湖南四省接界的地方，他們都深處於叢山峻巖之中，幾乎自己成爲一個世界。他們像其他番人一樣，有生熟兩種：生獠從不與漢人接觸，做漢人和生獠中介的是通漢語的熟獠。但所謂漢語，却並不是國語，而是某省某地的土語，這土語又與這一省省會的言語不同。所以一個外省人要到獠山去，不但須帶一個通「漢」語的熟獠。並且還應帶一個懂得你的話的「漢」人。

獠山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可怕，獠民也並不像所想像的那樣兇惡。他們是

些最善良最和平也是最被剝削的民族。當他們被剝削到不能忍耐時，也會打着蓋王出世的口號叛變起來。民國十六年時，湖南便有過一次；二十一年廣西的興安全縣龍勝也會發生大規模的獠民暴動。但是大刀，長矛，弓箭等原始武器，在機關鎗，過山炮，手榴彈的威力之下，不上多久便被屈服了，而他們也就善良地再被繼續剝削下去，直等到不能忍耐時為止。

獠民的生產，主要的只有農和獵兩種。他們沒有廣大的平原，因此沒有畜牧；他們沒有深闊的河流，因此沒有漁業。地理條件限制他們的生活只靠農和獵。獠女也會養蠶織布，但他們不知道育種和植棉。蠶種和棉花都是由熟獠帶着他們的土產到漢人那裏換來的。

你說農村破產四個字不能應用到這個世外桃源的獠山嗎？絕對的不。自從價廉物美洋布由商埠流入內地，由內地流入獠山以來，獠女之織土布者，就日益減少；自從獠山裏的處女林被濫伐以來，因為山洪時常暴發，水分無從節蓄，田禾灌溉之利，也就日益

減少。到現在，你在孺山裏看到的，除出少數例外，僅是一些受漢人受洋大人剝削待衣不蔽體，食難下嚥，皮包骨頭的動物了。

說到孺民的農業，仍舊帶着原始共產社會形態。當他們要開墾土地的時候，第一步手續是伐木（他們的農田都在山坡），第二步是用火燒盡地面上的草木，第三步集合許多孺民來耕起埋在土中的樹根，而那些草木灰便成爲天然的基肥。這樣一塊土地墾成以後，便算是某甲的土地了。第二天某甲和其餘的孺民再來爲某乙去開墾，如此輪流開墾下去，直至所有參加工作的孺民，每人都得到一份土地爲止。他們所用的農具有犁，耜，鋤，鏟，長柄刀，斧，籬筐，背籠，桔槔，筒車等。他們大多沒有家畜；他們從來不用牛馬或其他牲畜來耕田。但在孺山裏，有時你也可以發現牛；不過牛並不供力用，却是供食用，而且大多數是向漢人那裏偷來的。

有人研究過，原始人所耕種的土地，不是肥沃的地方，而是瘦瘠的地方，因爲肥土上面長着長大的草木，開墾起來較困難，瘠地開墾就比較容易，這理論也可應用到孺民從

山坡上墾出一塊農田來，要費去很大的力量，然而他們又不知道利用肥料，所以往往辛苦墾出來的一塊農田，種不上三年，地力盡了，只得荒棄，另闢新地。再過幾年，待地力恢復，用火燒去了草木，作爲鉀肥（他們當然不知道草木灰中含有鉀素肥料，在他們的腦子中，以爲這是一種自然法則的運用而已），或者把草木刈下來，耕起土壤，埋於地下，作爲綠肥，然後下種。他們主要的農產物爲玉蜀黍，高粱，紅薯，其次爲米，粟，芝麻等。

如果從社會學家的眼光看來，還可在獠民之中，找出母系社會的遺跡。雖然獠民並不是完全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但對於貞操觀念的薄弱，却是一個事實。未結婚的獠女，都以面首衆多爲榮，這可從她們所戴的手鐲上看出來。獠女每與人發生肉體關係一次，就得到一隻手鐲作爲報酬。凡是手鐲愈多的獠女，便自以爲是最美麗最榮幸的了。所以私生子在獠山是看得很平常的一回事，而獠民之擇妻標準，也往往以手鐲的多寡爲斷。不但如此，獠女在經濟上也佔着優勢。她們到田間耕作，她們到山間採藥伐木，她們做着普通男人所做的勞動，而她們的丈夫則在家裏看門，燒飯管孩子，抽旱烟袋。

僑民與漢人做交易者，依然保持物物交換的形式。他們並不是不知道貨幣的利益，實在因為漢人太狡猾，常常使用假幣，而他們的智識又夠不上判斷貨幣的真偽，為避免受虧起見，情願用東西來交換東西。他們主要的出口貨是藥材，木材，以及其他土產，主要的進口貨是米，線，棉布，棉花，裝飾品等。

我在湘南 搖山裏只住了三天，我所能報告的就只有這一點。

（中國農村，第一卷，第三期）

廣西的歌墟

賈農

歌墟這件事，在江浙地方恐怕是沒有存在了；但在廣西的左右江，歌墟在一般農民的生活上說來，還是一件熱鬧的少不了的事情。最近一二年來民政廳以『有傷風化』四字，下令禁止；但在農民看來，認為這種禁止，是有害於農民的。近一二年來農產品因受天災的影響，收成大減；農民們都在歸罪於縣政府的禁止歌墟。原來在廣西農村中間，歌墟是為祈禱豐收而舉行的。他們所唱的歌多是言情及歷史故事；但在農民們看來，這不過是他們的生活之一部份，和『有傷風化』無關。

本文將簡略地敘述廣西各地歌墟的情況，及最近作者親身在南津古渡參觀歌墟的一點印象。

蒼梧道的歌娘

蒼梧道的岑博陸北各縣，大概是因這些縣份和外來文化接觸得比較早的緣故吧，現存的歌墟，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和左右江及邕甯現存的歌墟，有很大的差異。但從較偏僻的村落，現在還盛行着一種男女聚在山上對歌的風俗看來，我相信岑博陸北各縣，在以前也有左右江那樣的歌墟存在。現在的歌娘，實在是以前歌墟中的一般活潑快樂的唱歌女人們的化身；只現在已是脫掉原始的歌女底容貌，而染上金錢的臭味吧了。這種歌娘，雖然商業化；但她是很自由，是一切舊禮教的叛徒，這也是商業化的結果啦。

北流博白岑溪各縣，從前在舊歷二月初旬起至二月底，止秋收前後，都要舉行歌會。歌會地點多是各鄉鎮的墟場（市集）；那時地方上的地痞、商人、賭棍，常在廟前大草坡上蓋搭一間草棚。棚上有閣，可以容留得二十多人。他們聘請一位最會唱歌的歌娘來，坐在草棚的閣上唱歌。縣裏會唱歌的男人，不管遠近，都來挑逗那位歌娘和他對唱。歌娘

本領高強的，便把一個個和她對唱的男人打退，迫得他們無語可答；於是觀衆拍掌，男的羞得臉紅耳赤，不聲不語地離開會場。也有些男人唱歌本領非常高強，能和歌娘對唱數天數夜；這樣的男人，是會獲得歌娘的烟橫款待，和歌棚主人飯酒款待；甚至可以獲得歌娘的愛和肉。歌棚主人也願拉攏他們；因爲有了本領高強的唱歌男子和歌娘對唱，就容易惹起觀衆的興趣，更可以把村裏城裏的男女聚集攏來。如果歌棚主人是開賭博的，他就可以獲得更多的賭徒，驅得更多的金錢；如果他們開設食品攤，也就更有生意。

有些歌棚聘請數位歌娘；初時各人獨唱，歌詞是屬於故事詩如祝英台呂蒙正等，繼由棚上歌娘以輕佻的歌詞向觀衆高唱，引誘觀衆中的會唱歌者起來對答；或觀衆中的會唱歌者向歌棚上的歌娘唱出一種挑逗歌詞，引誘歌娘來對唱。

不過，這種歌棚式的歌墟，隨着汽車路的開通，和政府的實行『禁賭』已在向着消滅底路上走去。許多歌娘變成汽車站的女挑伕，和鄉間的賣淫指導者了。

綏綠的唱歌會

歌墟在武宣、邕甯、武鳴這些縣份裏，是還存在的；只其情況不大明瞭。現在再來說說綏綠的唱歌會，這也是歌墟的一種；但和蒼梧各縣歌棚式的歌墟比較，是要簡單許多，或者要比龍州、明江等處的歌墟還要差一點。

這唱歌會舉行的日期是每年的三月十三和十六兩日，舉行的地方是在縣屬的右鄉各村。每年，在將到舉行唱歌會的時候，有女兒媳婦的家長，都費很大的力去替女兒媳婦購置漂亮衣服和裝飾品，把他們裝扮得漂漂亮亮。到舉行唱歌會的那天，一般妙齡少女及中年婦女，都盛裝赴會；一般男子，也換上簇新的衣服，雄糾糾地赴會。他們一見中意的女子，便對她唱起歌來。每村的女子三三五五聚成一堆，男子也三三五五聚成一堆；一對對的男女對唱着，一堆堆的男女對唱着。嫵媚的歌聲在空中繚繞，繚繞的情願在胸中迴蕩；他們都溶合在快樂的浪潮中。

男女對唱的結果，大家的交情濃密起來；於是男的和女的互贈餅乾和手帕等物。那一個女子所得禮物最多，爲最榮耀；因這可表示她是唱歌會中最漂亮的女子。做家長的看見自己的女兒所得禮物最多，那是最歡喜的事情；至於有夫之婦，若是僅得很少的禮物，或竟空手而歸，丈夫一定很不高興，甚至要罵她羞辱她的。

龍州和明江的歌墟

龍州和明江這些地方的歌墟，是同綏緣大致相同，舉行的時期是每年的舊歷四月初旬，到二十六日爲止；舉行的地方多在小墟場和各個村落。在散墟（買賣完畢）的時候，各村的男女聚在樹蔭下互相對唱；夜了就移到附近的村落中去，是夜附近各村的男女都來唱歌的村落，澈夜對唱。舉行歌會的村落裏的人們，是要好好地招待那些唱歌的男女們的；全村的人都是歡騰騰地用好聽的歌詞來歡迎他們，把房子弄得很乾淨來招待他們，因爲有時每個村落中都要舉行一次聚唱，所以由這一村唱到那一村，從四月初

句一直唱到月底。他們不知疲倦地在盡情地歡樂，他們不知有禁令，不知有禮教，不知有商業式的自由。

他們，都穿着簇新的衣服，預備着種種禮物，準備來贈給他們的對唱者。男子預備的禮物是糕餅飾品，特別是糕餅最爲普通；女子預備的禮物是手巾鞋子汗巾等物。在歌唱完結的時候，便互相贈送這些禮物來紀念大家的交情。

他們這樣夜夜聚唱，交情談得好的，不管大家有夫有妻，往往相互地愛戀起來。不過在唱歌的時候，他們間是互相敬重，不得有輕薄行爲。唱歌只是提供他們一個談情的機會，只是愛戀史的一個開始吧了。由此發生性的關係，是須經過很長的時間；一般謠傳唱歌以後便可性交，這是和事實不符的謊語。

南津古渡印象記

老早就想知道左右江現有民間歌墟底情形，今年來崇善教課，同事和同學都說不

久這裏有歌墟舉行；說江州墟有舉行，銀山村有舉行，舊曆四月初六日南津古渡岸上也
有舉行。江州墟離校過遠，未能前往；銀山村是去了，不幸只見牆上貼着縣政府的禁止歌
墟的佈告；所以只得隨着四方趕來的男男女女很掃興地轉回。同事們說，初六日南津古
渡岸上的歌墟一定舉行得成；於是那天往看熱鬧。

到了南津古渡，看見岸上來來往往擁擠着的男男女女，約摸已有三四千人。男的都
穿着簇新的汗褂；女的也打扮得很漂亮，穿着輕鬆的雲紗衫褲，整齊的髮髻，戴着一頂竹
笠，赤着一對大足，嘴巴因吃烟老渲染得鮮紅。胸脯的乳峰顫動着，她們三五成羣，徘徊岸
上，有些則在紅綿木或榕樹蔭下站立着；男的也三五成羣隨着她們移動，互相調笑。

過了古渡，步上百級餘的碼頭，一個男子用土語唱的歌音傳來了：「明明曉得妹有
雙，多連（戀字）幾個又何妨；石版高頭牽馬過，又無憑據又無賊。」

上了岸，人羣擁擠着，男女的笑聲和叫聲混雜着一個裸着上身的老年人在纏着一
位二十餘歲的青年；這青年穿着簇新的衣服，正和幾位同樣裝扮的青年在追隨着一羣

女子。女子們見他被纏住了，在向着他笑。圍繞着的觀衆似在鼓勵地向着他叫：「嗚呀！不怕，不要怕……。」

纏着他的老人向着觀衆求恕地說：「我也不怕呀！但我一個銅仙也沒有；他捉去了，我沒有銅仙去贖他出來呀！」

原來那位裸着上體的老人是那青年的父親，因爲縣政府派警兵來制止村民唱歌，違令唱歌的要捉去罰款。那位青年剛在岸頭的大榕樹下和一些女子唱着，已被兩個警兵干涉。他們渡河過來，又想唱歌；剛才唱了幾句，警兵又趕來了。

人頭在鑽動着，臉上流着臭汗，兩旁排列着一擔擔的食品，蠅在上面飛舞，在四五根高大的紅綿木下，擺設着五攤湖南人的西廂戲，用湖南口音，唱着十九路軍上海抗日的戰爭情形，一面打着小鑼，發出「噹噹鏘」的聲音。一羣羣的男女走來圍着觀看，用着奇異的目光看着廂上的抗日戰爭的圖畫。

岸頭那根榕樹下，聚集着一羣羣的男女，在埋怨政府。說現在天旱，稻粟枯，縣府還

要禁止唱歌；說今年穀豈雜糧收成一定很壞，縣政府要害死農民！有些發着男女平權論，還有一位五十餘歲的老農，現着很生氣的臉相，向着觀衆訴說：

「禁止！那學堂裏有唱歌學堂唱歌，我們就唱不得嗎？現今男女平權，唱唱歌又怎樣！禁止？學堂裏就准唱歌……」他很生氣地說着，一面向着一條大路走去。

正午，炎熱的太陽光向人羣的頭上掃射着，人在流着汗，兩目仇視着警兵。四面的路上還有陸陸續續的村民向着那裏擁來，同時也有些人已在一面罵着縣政府及警兵，一面向着歸途回去。自己也因唱歌受禁，在下午一時回校。過渡時，一位小商人說：「在那裏不准唱，有五六隊男的女的躲到銀村去聚着唱了！」

（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十四號）